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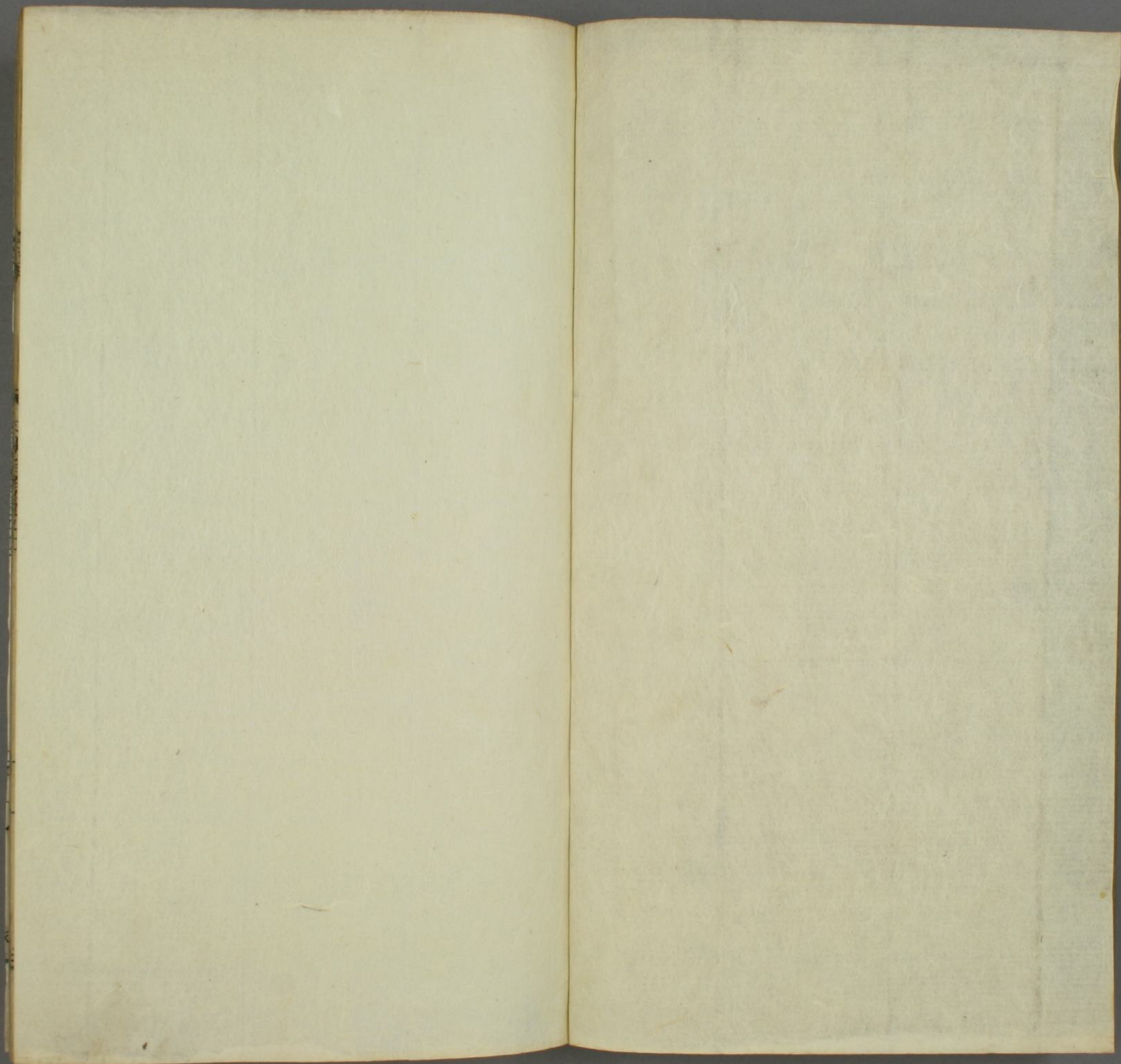
通考

自九十一至九十六

十八

112
100
18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宋 鄱陽 馬 端臨 貴
明 蘄陽 馮 天馭 應



宗廟考 天子宗廟

唐虞立五廟

鄭玄按禮緯元命包云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

夏氏因之

夏太祖無功而不立自禹與二昭二穆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

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爾雅室有東西廟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疏曰凡大室有寢廟畢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接神之處尊故

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

唐詩曰中唐堂下至門徑名陳閉謂之門

殷制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王制云天子七廟鄭玄復云殷制六廟自契至湯二昭二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大

舉宗廟殿舉王宮周舉明堂互相備舉王

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左

門之外外門之內詳見社門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疏曰左右前後皆據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

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

以軌廟門容太廟七箇闈門容小廟三箇注並見明堂門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

上去意以其遠廟為祧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為二祧文王

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木主入文王祧昭之木主

入武王祧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

子曰穆者周以穆廟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窳已後為

數不窳父為昭穆子為穆從此以後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

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諸侯無二祧謂始封太祖廟為祧故碑

禮云不與先君之祧是太祖為祧也

朱子曰昭如字或問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

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嚮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

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昭字者則假借而通用

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

其祔于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

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

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

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右為穆祔

祭之位則非為昭而南為穆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

太祖后稷。疏曰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

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

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

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

宗廟

朱子曰

禮記

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二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
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
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使天
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上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
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設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
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
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達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
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
云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
為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考立四
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巳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
六廟周宗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
過七禮器云周旅鼎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
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中侍盧植
說云二祧為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尹更始說
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
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七廟尹更始說
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七廟尹更始說
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文武則奄少二人曾
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
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
之祖廟與文武而言為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
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及小記為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
虎通為證驗七廟之言為本穀梁及小記為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
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

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
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
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國
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
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號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
上曰壇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墀王皇考君也顯明也祖始也
名先入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
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
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既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墀所
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春秋文二年秋大雩于太祖是也魯傳曰毀廟之主
無事於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雩于太祖是也魯傳曰毀廟之主
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魯傳曰毀廟之主
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
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手也凡鬼者
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
字之誤。疏曰王考七廟者親四始祖而文武不遷合為七廟

張融之說則祭法所言難以盡信

陳氏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况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况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

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中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恠而理或有焉若

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
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
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
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
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
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同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
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為祧則
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謂二二祧是也
諸侯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為超去
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為不毀之祧何耶明堂位
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魯
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
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

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董之
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
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以大之欲
以此周之文武也

朱子論古今廟制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
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顏師古曰

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
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
而南晉博士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

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
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
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群穆於文群
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

以上親盡則毀而遷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
 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
 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故此新死者如當為昭
 則附于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
 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盡於主祭者
 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
 祭者為高祖其盡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
 穆之近廟而遷其主於此凡毀廟遷主改諸侯則無二
 室易擔示有所遷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
 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
藏於太祖

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
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祖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玄云以
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啻為昭穆為穆
以下十二世至大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
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
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大魯仲大王之昭
也韓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
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
王在左嫌於倒置而別有所謂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
以左右為尊卑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
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

宮以序昭穆韋玄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明制
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康衡之徒雖欲正之而
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
詔毋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
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
制見後漢明帝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
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
 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
 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
 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
 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鬻俎
 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
 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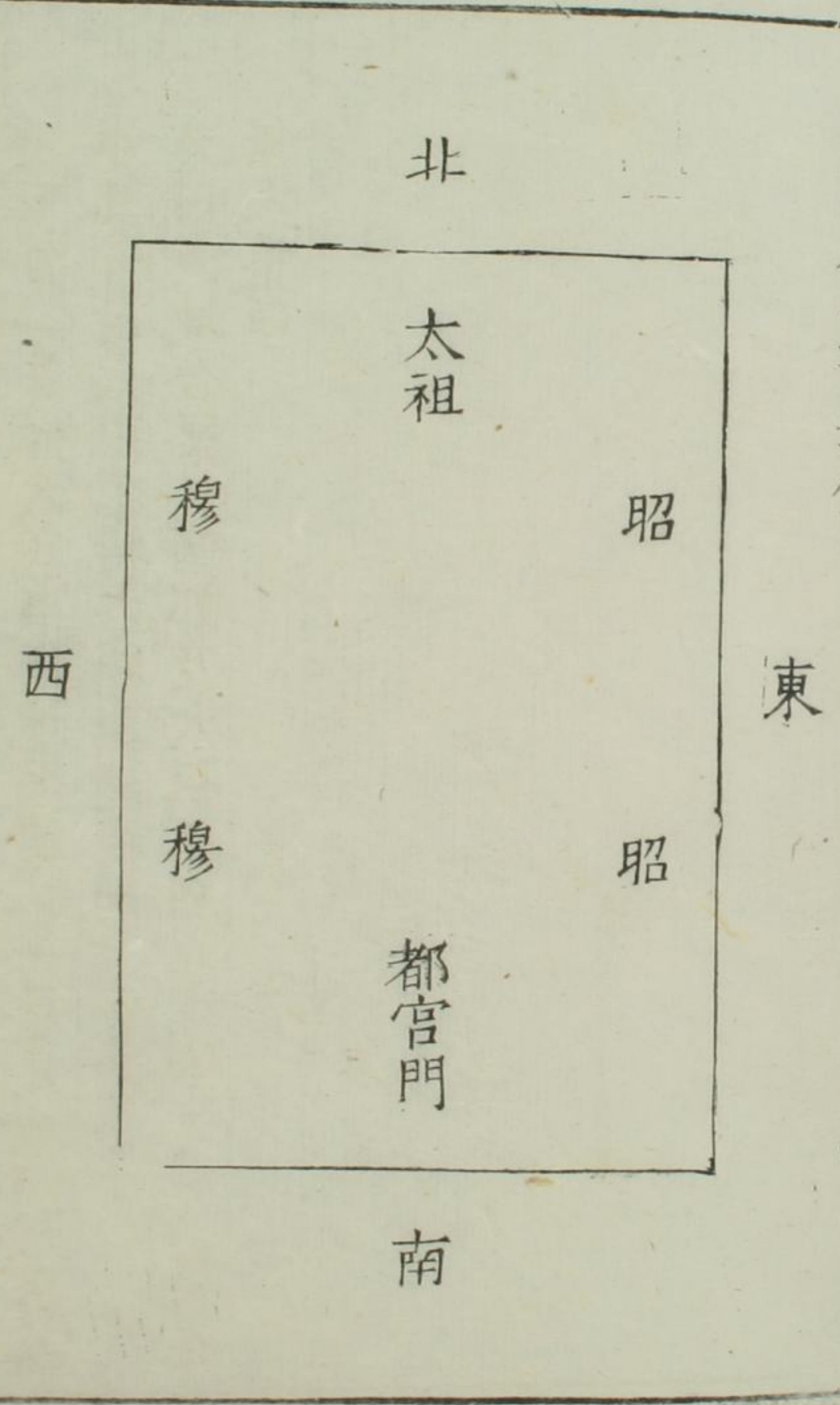
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
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以詔萬世今獨具見於陸氏之文
者爲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說獨原
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
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于七廟
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人之象不爲禘
祫蒸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揚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
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
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
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

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左
昭右穆之次一有迺遷則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
禩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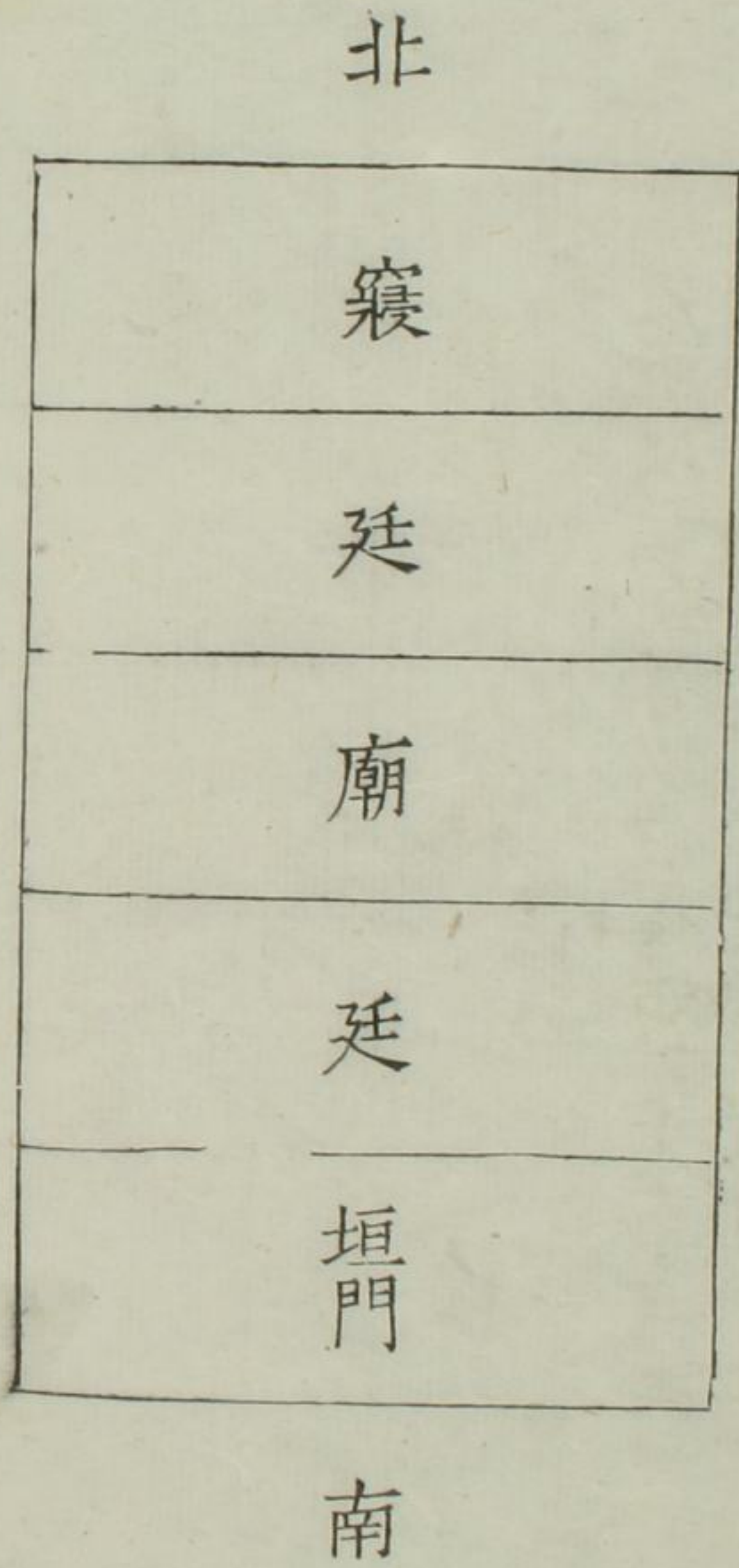
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附于禩廟則又非愛
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
獻議于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
繆之爲快乎又論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曰五峯胡仁仲
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
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
顥之孝其群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取矣
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
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
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
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
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
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

宗廟
與漢異矣。又語錄曰：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廟。又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韋元成王者五廟圖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武世室

昭

昭

太祖
稷后

穆文世室

穆

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武世室 昭 昭 昭

太祖 穆

文世室 穆 穆 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為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又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了一箇親廟了

周世數圖

不密 公劉 皇僕 毀喻 高圉 公叔 王季
武康 康 穆 懿 爽 宣 鞠
成 昭 差 弗 公非 亞圍 大王 文王 幽

周七廟圖

稷高圉以 公叔 公季 文王時
稷亞圍以 亞圍 古公 武王時
稷上藏主 大王 文王
稷公叔以 大王 武王
稷上藏主 大王 成王時

於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
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
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
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
次爲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于祖
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爲說而陸佃非之曰
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
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
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墀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大
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墀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
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廟與右祧爲
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
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

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
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爲昭哉壇墀之左右亦出先
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
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墀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
壇而徑墀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墀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
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適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
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
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
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爲王
考謂之穆即爲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
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爲之
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
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

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泰伯虞仲乃大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禘之位乎周太裕及時禘圖見于祭禮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註疏見下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

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黜於紉反鄭音幽聖鳥路反或為祭遷主有司宗伯也修除黜聖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謂之聖。疏曰凡舊廟皆修除黜聖祭更修除黜聖示新之敬也今將祭而云修除知祭此廟也遷主載于祧。春官。○

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汜掃曰掃掃席前曰掃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為灑。拚方問反。疏曰必須寢者祭在廟寢在寢祭祀修寢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也。

傳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從專悅反復音福重平聲檐以占反刮古入疎也。山節刻楹虛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到摩也鄉廟屬謂夾戶窓也每室入窓為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居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盃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又為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昇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桴音博又皮麥反一旁各反徐薄歷反字林平碧反為好呼報反桴音浮。疏曰山節謂構虛刻為山形則今之斗拱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為藻

天子之廟飾也從專悅反復音福重平聲檐以占反刮古入疎也。山節刻楹虛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到摩也鄉廟屬謂夾戶窓也每室入窓為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居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盃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又為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昇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桴音博又皮麥反一旁各反徐薄歷反字林平碧反為好呼報反桴音浮。疏曰山節謂構虛刻為山形則今之斗拱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為藻

疏曰：聖數也。偽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謂南伐楚、北伐山戎、西則伐狄，故謂之數舉兵也。
○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祝史徙主於周廟，告于先君。
於周廟告于先君 群廟主於祖廟，易救護。○疏曰：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非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文二年傳云：鄭祖厲王，故知鄭之周廟是厲王廟也。

右主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子不可以為父。尸。
以孫與昭穆同也。疏曰：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言無孫取於同姓，可者謂無服內之孫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無尸，特姓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贊，裸尸是諸侯有尸也。又守禮云：若將祭，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為尸。天子以下宗廟者，於祭者為子。行父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諸子為尸。別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諸子為尸。持牲祀大夫，事以孫之倫為尸。是也。言倫明非已孫，皇極用佳。

食遠尸疏曰：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為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為之。故鳥驚祭尸之等，皆言公尸。又春秋宣公八年，壬午，猶繹，公羊子何休註曰：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疏曰：其尸以卿大夫為之。○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祭統云：為尸者，祭祀不為尸。尊者之處，為其失子之道，然則尸上並無父者。○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
疏曰：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為。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疏曰：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為。象也。祝將命也。安他果反。○安坐也。尸始入，舉奠，俛若奠角。奠坐尸，猶坐也。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武音無。○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疏見禘讓。反周旅酬六尸，祭九獻條。○君迎牲而不迎尸，見宗廟篇下祭宗廟。

其隋與其服

隋許志反劉相志反。玄謂隋尸所祭肺春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疏曰按特牲禮註云肺祭肺脊以授尸尸授振祭齊之是以於此誤有脊但彼是尸食而

不台有也。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

事則詔王之忌

諱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

于魯觀書太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

為奠讀為定玄謂王有事祈祭於其廟。疏曰云奠繫世本云

也。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

器上春孟春也。禮記授牲以血血之。疏曰。若遷寶則奉之。奉

送也。疏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

傳桓公二年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左氏曰非禮也臧哀伯諫不聽。襄公六年齊侯滅萊獻菜宗器于襄宮。

右宗廟守藏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二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宗廟考

秦二世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二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今岐州雍縣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

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迂曰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應劭曰先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事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屬荆故有荆巫也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綴言不絕也

按漢高祖承秦之敝禮制隳廢既即天子位而七廟未嘗立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班史高紀贊始有豐公之名且言致祠祀有秦晉梁荆之巫觀注家所言則是自晉而秦自秦而梁自梁而荆似各有祖廟各有巫以主其祀事然郊祀志言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注見雜祠門則諸巫所掌

者乃祀典神祇之祠非祖廟也所謂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者豈是以諸祖配諸神而祠之而各處有巫主其事耶不可得而詳也

惠帝即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四年帝為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數

蹕煩民師古曰妨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

反方曰叔孫通因請間師古曰請空際之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

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

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於宮中之寢三月出

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

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

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

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子孫奈何

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

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渭北衣冠

更立之故云重也

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游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頌民而築復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矣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復道又請以復道為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藏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為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祠于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於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為木主則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禮而行一酌之奠之禮又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祇遣大臣攝行時享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末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

先公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

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也蓋岐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為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

五年帝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公為高祖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闕輒補之

漢舊儀高廟蓋地六頃三十畝四步堂上東西五十步南北三十步祀日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鐘十枚聲聞百里寢廟者

象生有衣冠履帶几杖起居日四上食卧牀帷帳原宗廟者朝廷行大禮封拜諸侯王酎金原宗廟在北城外游衣冠嘗百果

文帝四年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應劭曰文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也

景帝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師古曰祖始也宗尊也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

高廟師古曰高廟三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以之而薦宗廟師古曰酎音直味厚故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師古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舞也五行舞也周禮也武德者其舞人執武千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衣履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

惠廟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川傳今遠近若一除誹謗去囚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遂成也減耆欲不受獻耆音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妻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

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疾也勝識知也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師古曰謂古昔帝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

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末末無窮朕甚

嘉之其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

申屠陛下求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

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大於孝文皇

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

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

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

張晏曰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

大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

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中元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

武帝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師古

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

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

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上素服

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按春秋魯定公哀公

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

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兩觀災哀

公三年桓宮釐宮災四年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

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

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

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天災若語陛下視親戚貴屬在諸侯

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

國中處旁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

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

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况大臣乎此天

意也

西山真氏曰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心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對則傳會甚矣况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耶夫親戚之驕僭近臣之專橫夫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窮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謀反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恚心與

按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此正論也春

秋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亦謂毀廟不當復立故災若引是為對革正宗廟之重復褻慢不如禮者以明尊無二上之義則不至流傳元成之時樂因循而憚改作以來衆議之紛紛矣今捨所當言而他及其非所宜何哉

宣帝本始二年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羗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自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為盛德舞以尊世天子世世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時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長

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

宣房在東郡界

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元帝永光四年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五年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園廟

建昭元年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時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郡國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

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首宣帝之廟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

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

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爲二十

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糝婁又嘗菜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一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便殿歲四祠又月

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

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

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

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

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

晏

文獻通考卷九十三

七

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
求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
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平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

宗廟師古曰親謂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逆亂使不得

前今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

皆同示教久遵而不定今疏遠卑賤恭承尊祀殆非皇天祖

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丞相玄成御史大

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議大夫尹更始

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于心也故

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

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

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

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

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

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

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

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

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

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

五廟而迭毀迭互也親盡則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

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

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

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

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諡而已謂之成王則是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議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

宜毀於是上重其事重難也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

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間音工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

五年夏復戾園秋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

文穎曰高祖已有廟在長安惠帝更於渭

北作廟謂

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

師古曰昭靈后高祖

之原廟

竟寧元年三月復孝惠皇帝寢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罷郡國廟及當毀廟後歲餘韋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

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按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更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墜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佑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

省察右享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今所疾日瘳平復

反常求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

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

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

以下五廟而遷墮毀也音規反上陳太祖間歲而禘其道應天故

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

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

子不得為母伸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伸尊其祭公于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尊祖嚴父之義也

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祀皆可亡修間工皇帝思慕悼懼未敢

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

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

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

窮竟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

陳錫亡疆也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廼

敢不聽即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

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

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

不得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

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

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

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

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按匡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滕之祝冊相似而不為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而知其善可也

五月帝崩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

帝既崩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帝廟親

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

請悉罷勿奉奏可

成帝河平元年復太上皇寢廟園

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故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見師古注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徒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

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
擅義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

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
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
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享也孝武皇帝雖有功
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漢興冒頓始疆
破東胡禽月氏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廣兵強為中國害南越尉
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
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
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
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
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

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

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

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

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菑婁羗裂匈奴之右臂師古曰婁

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

開也遠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

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

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宮號存周後定

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蕃百蠻服

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

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

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

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
 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
 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
 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周公
太庚之子雍己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周公
 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
 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
 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
 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切觀
 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
 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

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
 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
 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
 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
 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
 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
 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
 可歆又以為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故春
 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
 祀二禘則時享壇墠為歲貢張晏曰去禘為壇墠掃地而祭也師古曰禘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壇音善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
他堯反禪音善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彌遠
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亦流也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

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自貢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

意矣

致堂胡氏曰斷大論者以仲尼為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歆謂七廟是也而以七為正法以宗為變不可常數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為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為孝乎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時王莽為安漢公欲誦大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

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纂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

漢兵起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酒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禘祀高祖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

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太宗謂元帝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

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

東漢制高廟令一人六百石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如高廟

漢儀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寸木用栗

求平三年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誌光武廟孝章即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功烈光于四

宗廟
海仁風行于千載而深執謙謙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臣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共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續漢書五年再殷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禘之為言諦諦審昭穆尊卑之義祫者合也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祖廟謂之殷祭四時正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棗盛酌十月嘗稻等謂之間祀即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印更衣也

章帝臣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

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

殤帝生二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

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其陵號稱恭宗

冲質二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

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遂下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求休祚而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

獻帝卽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

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

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丞熹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

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按西都郊祀之制因奏五時未嘗有祭天之禮東都宗廟之制代代稱宗未嘗有祧遷之法此二失者因循既久不能革正然郊天之禮至王莽而後定七廟之法至董卓而後定蓋權姦擅國意所欲行不復依違顧忌故反能矯累代之失然禮雖稍正而國且亡矣可勝慨哉又按蔡邕所定高祖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為七廟其說似矣但以和安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奏毀之則所謂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靈帝也按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自太祖及祖功宗德之後其下四世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父也此四代者不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廢今以獻帝言之靈其父也桓其祖也安其曾祖也和其高祖也今捨其高曾祖三世而以其父

上繼五世之祖於義何所當乎當時此議雖一出董卓帝無所預然東漢自和帝而後皇統屢絕安帝以清河王之子入繼和帝順桓二帝以河間王之孫入繼安帝靈帝以河間王之曾孫入繼桓帝至靈帝方有親子為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親父所謂高祖曾祖及祖者乃所繼之大宗也自安順以來既入嗣大位即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母而昧兩統二父之義往往於大宗與私親陰有厚薄伯喈豈亦習聞時指陰有諂附耶不然何所祧毀者皆所嗣之大宗而竟以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次之懸隔是豈得為知禮者乎

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

諱嵩後漢太尉大長秋騰養子也

考曰武皇

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

晉志曰禮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庶人無廟則祭於寢帝者行

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

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沛國醜人曹明曾祖高皇萌之子騰

祖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毀所祠止於

親廟四室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

使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

景初元年六月郡公更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造洪業為

魏太祖文帝繼天革命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宜為魏烈祖於

太祖廟北為二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

號曰烈祖穆祧其明帝時見存造廟及稱祖三祖之廟萬世不

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

吳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為長沙太守乃於臨湘縣立堅

廟依後漢奉南頓故事太守奉祠後又尊堅廟曰始祖廟

而不在京師於建業立兄長沙桓王廟子亮立明年於宮東

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制

晉武帝受禪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

文王為文皇帝

太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

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辯宗祧

聖旨深宏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

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

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朝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

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

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

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

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祇奉明主情猶未安

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

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為室代滿備遷毀

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六年因廟陷當改創羣臣議奏曰古者七廟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敘亦隨時之宜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外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

如初耳武帝崩遷征西祖六世惠帝崩遷豫章祖五世

元帝既即位上繼武於元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時

西京堙沒江左建造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祖四世

祖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

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

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

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

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

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

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

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

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

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一為一世今以惠

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

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

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

八此蓋有由而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

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

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宋熙元年告世祖諡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已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已上復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

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後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

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言今聖上繼武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傳純並以為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為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拘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温嶠

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劔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識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道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穎川于昭穆之儘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

元帝崩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

明帝崩穎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諸名之曰祧以準遠廟

成帝崩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

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穎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廟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密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祫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祫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于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

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墀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末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為撫軍將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不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

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

穆帝崩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簡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

按漢光武既即帝位以昭穆當為元帝後遂祀昭宣元於太廟躬執祭禮而別祀成哀以下於長安使有司行事此禮之變也然其時漢以為王莽所篡光武起自匹夫誅王莽夷羣盜以取天下雖曰中興事同創業又其祖長沙定王與武帝同出景帝則於元成服屬已為疎遠先儒胡致堂謂雖遠祖高帝而不紹元帝自帝其春陵侯以下四親而祠之於義亦未為大失者此也則成

哀而下行既非尊屬又已遠姑不廢其祀可矣至於晉元帝以琅琊王而事惠懷愍簡文以會稽王而事成帝以下諸君君臣之義非一日矣一旦入繼大統即以漢世祖為比遽欲自尊而於其所嘗事之君於行為姪者即擯之而不親祀此何禮耶况又取已祧之遠祖復入廟還昭穆之位則所以嚴事宗廟者不幾有同兒戲乎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三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宗廟考

明 鄆陽 馮 天馥 應 房 校 州

宋武帝即尊位祠七代為七廟永初追尊皇考晉陵郡功曹翹即武帝父晉陵郡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右軍將軍承之母為昭皇后七廟蕭子顯曰
之議以文景為共代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此意非以兄弟為後當以立主之義可容於七室及揚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為代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晉太常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代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為代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代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明宮之德用七非數開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止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齊登則昭穆之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三

珠寫 王補

敬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冊陽尹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堂

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附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魏之先居于漠北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登具太牢

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驅劉之禮

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執祀

謹按舊章集為親拜之儀制可

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

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

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

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建業之勲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

比較似為未允朕今奉遵道武為太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

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如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

亦臣子所難言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

沒于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司空

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正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理乘八月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

如此不敢不言享其白登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十一月釋禫祭太和廟

帝袞冕與祭者朝服丁卯遷廟之神主于太廟百官陪從奉神

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侯王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者有為而興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虔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齋白登便為一月再駕緬詳二理謂宜省一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勅有司但命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

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特奉寧可剋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今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此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

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五祭廟梁制

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祖為德皇帝各肱父文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太師周國各泰擬祖以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

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栢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元皇帝大司空各忠皇妣為元明皇后迎神歸于京師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

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

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時禮部侍郎許善心等議案

至於祧祫皆食於太祖是以前漢亦隨處而立後漢光武新平

冠亂務從者約乃總立一堂而群主異室自此以來因循不變

請立七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秘書監

柳詵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准議別

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復寢

唐高祖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會祖曰懿王祖曰景皇

帝考曰元皇帝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備法駕迎四世祔于太

廟

太宗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

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

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

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昆虞

憲子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

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

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

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

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於是增

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

太宗崩遷弘農府君神主于夾室太宗神主祔太廟

初有司請依典禮上欲留神主於內寢旦夕申如在之敬有

詔停祔廟英國公李勣等請曰切以祖功宗德帝王之明典

武穆文昭嚴配之洪訓愛敬之至率由茲道理有節文事經

列聖苟違斯義國家貽恥况逾月之外須申大禘下管登歌

發揚雅頌郊天配帝光華勳烈如停祔禮諸美咸棄伏願取

宗廟

文獻通考卷九十三

四

法前王聖訓翼子乃許焉

高宗崩神主祔太廟又遷宣皇帝神主于夾室

武太后垂拱四年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制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

武氏革命稱帝改唐西京太廟為享德廟四時惟享高祖以下三室餘四室閑其門廢享祀之禮又於東都改制太廟為七室祔武氏七代神主又改西京崇先廟為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

中宗神龍元年改享德廟依舊為京太廟遷武氏七廟于西京崇尊廟東都太廟以景皇帝為太祖廟崇六室

時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但商自玄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後亦有七代至武王而有

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祖皇帝為太祖魏文創業文帝受命亦以武帝為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為太祖宇文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初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奉勅七室以下依舊號尊崇續文奉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玄註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為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

宗廟
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
何者昔在商周稷高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高故以為太祖
即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
傳景皇始封實本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
求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叅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
印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
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梁武昭王為太
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唯杜林
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
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
之武德貞觀之時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
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寔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職而震
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請准勅加大廟為七室

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
慶議曰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
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
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景皇帝濬德基唐
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烈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
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唯有宣光景
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
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
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
少之殊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
合重立恐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光崇六室不虧古義
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張齊賢
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

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為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

睿宗即位廢武氏崇恩廟

玄宗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家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諛諛上弗聽

開元十年制創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中

宗睿宗

先時以孝敬皇帝為義宗祔于廟由是為七室而京太廟亦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以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墓在洛州請立別廟于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於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為七室矣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為後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晉懷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出為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於是立中宗廟于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于正室謚為獻祖并謚光皇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

廟於是太廟為九室

致堂胡氏曰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君子皆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為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患其乏饗也今既以九廟為非而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耶是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祧而降殺之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

之禮無敢損益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云耳

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世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

德宗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以後兩京大廟四時並饗至德亂後木主多亡闕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羣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

正元十五年四月鄴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上無二王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

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盧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會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克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太廟毀為軍營九室神主失亡大曆間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自建中至于會昌議者不一或以為東西二京宜皆有廟而舊主當瘞虛其廟以俟巡幸則載主而行或謂宜藏神主於夾室或曰周豐洛有廟者因遷都乃立廟爾今東都不因遷而立廟非也又曰古者載主以行者惟新遷一室之主耳未有載羣廟之主者也至武宗時悉廢羣議詔有司擇日修東都廟已而武宗崩宣宗竟以

太微神主祔東都廟焉

德宗崩禮儀使杜黃裳議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於是遷高宗而祔德宗蓋以中睿為昭穆矣

順宗崩當遷中宗而有司疑之以為則天革命中宗中興之主也博士王涇史官蔣武皆以為中宗得失在已非漢光武晉元帝之比不得為中興不遷之君由是遷中宗而祔順宗

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廟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勅旨敬依典禮

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

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初玄宗之復祔獻祖也詔曰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蓋其率意而言爾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爲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爲九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代十一室焉

武宗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汜水縣武宇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峰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所嘗行幸皆令郡國

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改造

一殿四面兼置垣墻伏望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興

功日望令差東都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畢功日別差使展敬

制可王者大勳備于率土宗社之典敬而不私郡國立廟非古也

僖宗中和元年黃巢犯關僖宗避狄於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

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藁與儒者議其事或

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

告于祖廟遂奉以出載于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

廟則當罷宗廟之事藜疑之將作監王檢太子賓客李匡又虞

部員外郎袁皓建議異同及左丞崔厚爲太常卿遂議立行廟

以玄宗幸蜀時道宮玄元殿之前架幄幕爲十一室又無神主

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祔于行廟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受禪立四廟於西京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尅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從之

閔帝應順元年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享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獻祖下尚書省集議從之

時議者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叙昭穆非禮也議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懿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晉高祖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所司請立高祖以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今都省百官集議御史中丞張昭義曰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殷周二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註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殷人六廟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玄所釋卽殷周以稷契爲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殷周以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卽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爲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於魏故爲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爲高祖以景帝始封于晉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閔卑微雖追崇

帝號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爲太祖高帝自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佐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爲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有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卽位亦追爲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爲太祖隋文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爲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爲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爲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氏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祖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爲始祖魏稱曹參

之後不以參爲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爲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爲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何爲始祖陳稱太丘長陳寔之後不以寔爲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爲始祖唐稱臯陶老子之後不以臯陶老子爲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便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垂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誚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水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王先母之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

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為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宗四廟從周制也况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為太祖謹議以聞勅宜令尚書省集議聞奏乃倣唐朝舊例追尊四廟

天福十二年

時漢高祖已即位尚仍天福之號

太常博士段顥奏請立高曾祖

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吏部尚書竇正固等議古者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追尊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

按後唐晉漢皆出於夷狄者也莊宗明宗既捨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胃自詭故於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者而祖之張昭之言議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顥竇正固之徒曲為諂

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為六廟然史所載出自沙陀部之說固不可掩也竟何益哉

周太祖廣順元年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案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商建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奏可判太常寺竇儼奏議皇高祖文安府君請上尊號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陵號欽陵皇曾祖中丞府君請上尊號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陵號康陵皇祖驍衛府君請上尊號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陵號定陵皇考周

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太尉府君請上尊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
祖陵曰安陵皇高祖妣瞿氏請上尊謚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
桑氏請上尊號曰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劉氏請上
尊號曰簡穆皇后詔從之九月丙午上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
廟奉安神主行上謚之禮

二年祔明憲皇后杜氏神主於宣祖室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有司言案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廟同
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註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
東西各二側階國朝太廟四室室三間今太祖升祔共成五室
請依長安之制東西各夾室外餘一間分爲五室室二間從之
四月己卯奉神主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仍置尊號冊寶於
室內

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禮官請與太宗合祭同位

異坐太祖位仍稱孝子從之

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
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
伯妣案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
父之別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
祖而下卽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集官議定戶部尚書張
齊賢等上言王制曰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
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爲人後者
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絕碁喪安得
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
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
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
本不謂宗廟言也歷代旣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詔禮官別

寺廟
文獻通考卷之三
加詳定禮官言按春秋左氏傳文公二年躋魯僖公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為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惠懷二主兄弟同位異坐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恭宗文宗武宗昭穆同為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兩制承郎叅議以聞既而都省上議伏以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續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同一代如臣等前議引

漢書云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至公而無疑也必若同為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為世數也不得自為世數則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則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主乎又云春秋正義禮子父異昭穆兄弟昭穆同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為證也今若序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大順於時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等又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況古之鴻儒賀循溫嶠之徒議其事者眾甚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祖廟室稱孝孫臣竊疑焉欲望重下有司審加詳定詔令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按禮記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為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

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爲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并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商紀成湯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商帝乙六世王也以此言之明兄弟不爲正代也温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爲一世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旣順於義無否玄宗朝禘祫儀云布昭穆之坐於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坐於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唐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爲高伯祖續曲臺禮祫祭圖中宗睿宗俱列昭位晉王導荀崧等議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之文所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

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則萬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禰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曰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太祖仍舊稱孝子奏可

景德元年詔有司詳定明德皇太后李氏升祔之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惟以昭成配享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恭惟懿德皇后又從升祔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乃並祔太廟

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按漢書高平侯魏洪坐酎宗廟騎

宗廟
文獻通考卷九十三
至司馬門削爵一級此則騎不過廟司馬門之明文也伏見太廟別有偏門及東門祀官入齋宮去殿庭尚遠其后廟雖有一門每遇禘祫神主由之出入兼又齋宮正與殿門相對數步而已祀官皆乘馬而入實非恭恪望自今中書門下行事許乘馬入太廟東門自餘並不得乘入庶彰寅奉以廣孝思詔祀官遇雨許乘馬入東門導從止門外餘如所請

太中祥符元年六月以將封禪詔有司議加上太祖太宗尊謚後又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謚二字中書門下請加僖祖謚曰文獻睿和皇帝順祖曰惠元睿明皇帝翼祖曰簡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聖皇帝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遣宰相王旦等奉上冊寶

三年十二月詔曰朕以親祀后祗昭告祖考詳觀定儀有所未

安入廟則步武正門至庭則迴班東向且躬申祗見禮尚尊虔當罄寅恭庶申誠慤自今謁廟朕當由東偏門入至殿庭不得令百官迴班

仁宗嘉祐時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肄儀爲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肄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挹奠則虛爵樂舉祝舞備行綴慢藝神靈莫斯爲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天子未行親祠而有司先瀆之宜習於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嘉祐七年六月時英宗已即位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廣廟室并夾室爲十八間神主奉安齊殿數月而成舊廟室前楹狹隘每禘祫陳序昭穆南北不相對左右祭器填委不中儀式嘉祐親祫增築土階張幄帟乃可行禮宗正丞趙觀請廣

檐陛如親禘時凡二丈七尺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抃等以爲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商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有天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居穆位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以爲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附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

并昭穆爲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附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復詔抃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嘗有如此者也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之室以備七室禮院定用學士范鎮請置殿藏冊寶在太廟神門外凡神御殿者古之原廟天聖初禮儀院言正月朝拜啓聖院神御在諒闇請差輔臣酌獻知制誥張師德奉安太祖太宗御容于鴻慶宮迎景靈宮真宗御容奉安于西京應天院曲赦西京自是多

以宰相若近臣為禮儀使入內都知押班御藥管勾儀衛先迎御容至文德或會慶長春殿宿齋奉辭輔臣宗室前導既而酌獻出則百官辭于近郊景靈舊晉邸真宗所生修萬壽殿名曰奉真二年奉安塑像又建殿于上清太平宮奉安御容改玉清昭應宮集靈殿為安聖殿奉安玉石像出御容奉安洪福院四年出御容奉安鴻慶宮五年天章閣迎御容奉安慈孝寺崇真殿御飛白書額太后塑像侍側外無知者明年手詔宣示皆真宗神御也八年啓聖院太宗神御為永隆殿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于太平興國寺開先殿九年永安縣建會聖宮奉安三聖明道二年慈孝寺莊獻神御為彰德殿景靈宮莊懿神御為廣孝殿奉安御容恭謝禮成迎龍圖閣太宗御容奉安壽寧堂景福殿真宗御容奉安福聖殿景祐二年改長寧宮為廣聖宮前殿有道家天神之像後起觀閣奉真宗神御占宮城西隅

普安院元德莊穆神御為重徽殿四年萬壽觀修莊惠真容殿名曰廣愛禮賓使白仲達入內東頭供奉官蘇紹榮奉安太祖御容於揚州建隆寺即南征駐蹕之地景德中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卑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氣乃別構殿易以塑像為章武殿是歲開元殿火康定初鴻慶宮神御殿又火罷修神御即舊基構齋殿每醮則旋設三聖位舊像瘞宮側慶曆六年重修開先殿御飛白書榜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七年鴻慶宮復修三聖神御曲於南京八年自萬壽觀奉宣祖太祖太宗御容于睦親宅真宗御容于天章閣皇祐五年會靈觀火權奉三聖于景靈宮滁州通判王靖請滁并澶三州建殿以奉神御即芳林園命工寫三聖御容車駕詣萬壽觀辭翌日奉太祖于滁州天慶觀端命殿太宗于并州資聖院統平殿真宗于澶州開福院信武殿各以輔臣為迎奉使副具儀仗導至近郊內臣管勾奉

安百官辭觀門外帝謂輔臣曰并州言四月二十二日奉安太宗御容仍以平晉記來上蓋紀太平興國四年征討之事是時車駕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何其異也葺重徽隆福殿奉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至和二年重修開先殿奉神御于天章閣萬壽觀延聖殿神御帳損權徙別殿二年帳成奉安真宗金像天章閣迎太祖孝明皇后御容奉安開先殿數日又迎太宗元德皇后御容奉安永隆殿

諫官范鎮言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者近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宜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比哉

歐陽脩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禮下兩制臺諫禮官議以為漢用春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廣親宅所建神御不合典禮宜悉罷帝以廣親置已久唯罷修睦親神御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三

宗廟

文獻通考卷九十三

子

榮寫

陳端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四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英宗治平初景靈宮西園作仁宗神御殿曰孝嚴別殿曰寧真齋殿曰迎釐景靈西門曰廣祐明年奉安次日太后酌獻大臣分獻天興諸殿特支在京諸軍班錢

初真宗太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作景靈宮至天聖元年二月詔修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皇帝殿成榜曰奉真明道二年又建廣孝殿十月二十九日奉安章懿皇后神御儀衛迎導祭告皆如天聖二年奉真殿禮治平二年三月又詔就宮之西園建殿以奉仁宗皇帝八月殿成榜曰孝嚴二年四月十七日奉安御容帝親行酌獻命大臣分詣諸神御代行禮翌日皇太后酌獻皇后大長公主以下內外命婦陪位于

廷詔每歲下元朝謁如奉真殿儀九月詔名齋殿曰迎釐十
 二月名宮之西門曰廣祐凡七十年間神御在宮者四其他
 寓諸寺觀者十一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始就景靈宮作十
 一殿在京宮觀寺院神御悉皆迎奉入內盡合帝后而奉以
 時王之禮元祐元年作宣光殿後改爲徽音殿紹聖二年作顯承殿
 元符三年作西宮以顯承殿爲館御之首易名曰大明又作
 坤元殿重光殿政和四年作柔儀殿於是兩宮合爲前殿九
 後殿八山殿十六閣一鐘樓一碑樓四經閣一齋殿三神厨
 二道院一東宮正南門曰景靈宮門內有東西橫門其北
 曰天興殿門內曰天興殿以奉聖祖九天司命天尊大帝
 玉石像刻真宗皇帝聖容侍立大中祥符五年作及奉僖祖皇帝順
 祖皇帝翼祖皇帝版位元豐五年東西廊門曰左右正元殿後
 門曰保寧以奉元天大聖后像大中祥符五年作及文懿皇后惠明

皇后簡穆皇后孝惠皇后孝章皇后淑德皇后章懷皇后版
 位元豐五年閣上奉聖祖及六僊官大中祥符五年作自西橫門西出
 凡前後殿各三曰天元殿以奉宣祖皇帝山殿曰來寧其後
 曰太始殿以奉昭憲皇后山殿曰宴娛次西曰皇武殿以奉
 太祖皇帝山殿曰靈游其後曰麗極殿以奉孝明皇后山殿
 曰凝神又西曰大定殿以奉太宗皇帝山殿曰天遊其後曰
 輝德殿以奉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山殿曰冷風自
 東橫門東出凡前後殿各三曰熙文殿以奉真宗皇帝山殿
 曰大虛其後曰衍慶殿以奉孝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章懿
 皇后山殿曰丹臺次西曰美成殿以奉仁宗皇帝山殿曰晨
 霄其後曰繼仁殿以奉慈聖光獻皇后山殿曰靈峴又西曰
 治隆殿以奉英宗皇帝山殿曰昭清其後曰徽音殿以奉宣
 仁聖烈皇后山殿曰寧真齋殿在天興殿之東曰明福西曰

迎釐神厨道院皆在宮之西南西宮正南門曰燕昌門其北曰大明殿門內曰大明殿以奉神宗皇帝山殿曰靈德其後曰坤元殿以奉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后山殿曰顯光其西曰世德門其北曰重光殿門內曰重光殿以奉哲宗皇帝山殿曰靈臺其後曰柔儀殿以奉昭懷皇后山殿曰靈娛齋宮在宮之東偏正南曰昭德門門內曰潔誠殿神厨正宮之東南殿閣齋宮及廊廡共爲屋二千三百二十區凡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元豐時修定儀註所言先王之制設廟於前以象生之有朝設寢於後以象生之有寢廟以藏木主列昭穆之序寢有衣冠几杖象平生之居先儒謂薦其血毛腥其俎爲薦上古之食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爲薦今世之食儀禮曰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者鄭氏云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

禮故也後世因之故方其薦上古之食於廟則時王之制有所不行薦今世之饌於寢則先王之禮有所不用有唐遺孽老氏立太清宮於西都凡將郊祀必先朝焉歲四孟月亦先薦焉天寶詔曰我祖澹然常在爲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頌依事生之禮以祭用質明乃尚陰之義故改以卯初冕服策祝非事生之謂故停而不用章聖皇帝席厚德之流光推瘳源之自出乃崇琳館以事聖祖雖採太清之儀實兼原廟之制聖纂承益昭前烈然而如在之容或寓於浮圖之祠朝拜之日尚因於道家之禮至於儀物雜以古今義或未稱時亦有待陛下純孝自天至誠繼志肆宏屋宇哀合僊聖規摹恢廓咸出睿畫旬歲之間其功大就將期落成之始聿嚴親饗之事爰敕有司議其典式伏按原廟雖出於近世餘意乃祖乎先王夫孝之於親也事亡如事其生思之欲見其人齋

三日必見其所為齋者不敢以生事之故有廟焉示不忘古所以神之也不敢以亡事之故有寢焉以象其平生所以親之也多方以求之而其盼饗如在左右故曰唯孝子為能饗親陛下比詔禮官講明太廟之禮斷之以古其非先王之法者去而弗用則今日設原廟之禮宜酌今制猶前日之詔意也周官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皆於首時蓋君子感時物之變而思其親得疏數之中者也伏請以四孟月告朝獻景靈宮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饌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登降薦獻酌朝謁之儀凡古之章一切不違以合先王事亡如在之義緣饗儀註乞下本所詳定從之時祖宗帝后神御皆寓於宮觀寺院在京師者十有五神宗作景靈宮而在京寺觀神御悉迎奉入內所存者惟萬壽觀延聖廣愛寧華三殿焉後又詔宗室宮院有

祖宗御容遺內侍奉迎藏于天章閣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

治平四年神宗已即位英宗皇帝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祔藏於西夾室自仁宗而上順祖以次升遷請下兩制以上參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議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祔合於典禮九月奉安八室帝后神主奏告太廟祔藏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主於西夾室祔英宗於太廟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于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為相不主祔遷之義故復有此請乃復奉僖祖于太廟遷順祖神主藏于夾室

翰林學士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
琥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饗有天下皆推其本統
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爲始祖者皆以承其本統而作
以有功與封國爲重輕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
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
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則僖
祖之爲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
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
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陞合食于太祖今遷僖祖
之主而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翼祖宣祖祫祭之日
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
則合於先王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既有天下
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奏以爲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故

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別
因故遂爲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知神武兵不
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
議者僖祖雖於太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
尋世係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
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
今祖宗同處一堂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
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爲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
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祫禘之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
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毀廟之主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
有所申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秘
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創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
祔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議既上帝頗以韓維之說爲是

宗廟
而王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為尊與固言禘祫僖祖居東向之說為非理帝亦然又問前代郊配與宗祀明堂之禮安石以尊僖祖為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為始祖之說遂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同知禮院張裕梁燾等議曰昔者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為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前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為祖鄭康成云夏五廟無太祖自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唐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唐祖景帝則洪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唐韓愈有言事禹商周禮從而變晉琅邪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饗祀及遠非是為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

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為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皇帝為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國初張昭任澈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二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請略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同知太常禮院蘇棫請即景靈聖祖之宮祔安僖祖即與唐祔獻懿二祖於興聖明德廟禮意無異同判禮儀事周孟陽知太常禮院宋充國禮院檢詳文字楊傑議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為始祖無疑宜以僖祖

配感生帝其舊制以祖宗配侑並無更易人情禮意莫不為
順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章衡請尊僖祖為始祖而次祧順
祖以合子為父屈之義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罷宣祖配位
以合祖以孫尊之義餘且如舊制帝以羣議紛紜不能決而
馮京欲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等初議遂從之
帝問配天孰從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帝
然之於是請奉僖祖神主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
室孟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下太常禮院詳定儀註安石
本議欲以僖祖配天帝不許故更以配感生帝

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父子異宮祖禰異廟今之
廟制與古不侔遂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為
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為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穆在右宣
祖真宗為昭在左皆南面北上詔詳定本朝禮制得典禮陸佃張

環所議昭穆之位各不同細梁詳議見宋子詔侯廟制成日取
論古今廟制條下

晦庵嘗言太祖昭穆廟制一事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且
以為神宗嘗討論舊典將復古制而惜其未及營建愚以
為後王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
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矣如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
一穆為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為都宮內各
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夫
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為太祖而成湯
及三宗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為太祖而文武則
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則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
於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于湯武受命興王推其所自本

於稷契故奉之以為太祖舉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即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大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奉可也若推以為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侔矣是以韋玄成劉歆諸人講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禘祭蓋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為位而祭之然唐世以景帝為太祖唐高祖李丙當中睿間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禘禘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禘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父親盡已毀而禘禘則合祭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禘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

禘祭如太祖東饗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景獻二祖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大祖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為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為三昭三穆是矣然僖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啓後裔者藝祖太宗也今僖祖為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毀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右今以僖祖為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以藝祖為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尊為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

無也逮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啓土創業垂統者爲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殷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

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爲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凡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別正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塋去地六尺一寸今太祖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室求之於禮有所未合請新廟既成並遵古制從之

六年詔太祖孝惠皇后孝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自別廟升祔太廟詳見后妃廟門

哲宗元祐元年禮部太常寺言有天下者事七世嘉祐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有日僖祖皇帝爲始祖萬世不遷翼祖皇帝在七世之外於世次當祧先皇帝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翼祖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置西壁石室中列於順祖皇帝惠明皇后之次自英宗皇帝上至宣祖皇帝以次升遷其祧藏之主每遇祫享卽如典禮從之

紹聖元年祔宣仁聖烈皇后神主於太廟

元符三年五月時徽宗已卽位禮部太常寺言晉成帝時宗廟十室至康帝以成帝之弟承統不遷京兆府君始增一室爲十一室合於溫嶠等諸儒全七世之議考之歷代於禮爲宜今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廟成日神主祔第九室

詔下侍從秘書省長貳參議乃權祔於太廟夾室

權知開封府吳居厚等議曰以兄弟爲世則親親之恩未盡而廟食已毀宜如禮部太常寺所請太廟增一室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議曰哲宗嗣神宗皇帝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爲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爲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深考載籍遷祔如禮吏部侍郎陸佃黃裳刑部侍郎郭知章中書舍人曾肇樞密都承旨范純禮議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今哲宗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况唐文宗卽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爲一世故事不遠將來哲宗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爲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詔如禮官所議先是李清臣爲禮部尚書自建增室之議侍郎趙挺之等和之會清臣爲門下侍郎論者多從

其議惟曾肇等議異而蔡京別議與肇同二議既上清臣辨說甚力帝訖從之六月禮部請用太廟東室一間奉安哲宗神主詔依所請太常寺言若就東夾室奉安不唯廟室不正兼狹隘不可容奉神之物請依八室制度增建一室依舊存立夾室詔依初旨權行奉安太常少卿孫傑又言今先帝神主措之夾室卽是不得祔於正廟與前詔增建一室之義不同昨用嘉祐故事專置使修奉而修奉之使乃請以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請如太常前議增建一室尚書省言先皇帝祔享太廟增室在東與祖宗並列今廟室未備行禮有期若告遷神主更修廟室則期日迫趣功力不及故須權宜及時升祔隨卽增修豈爲簡薄比之前代修廟室不及權宜設幄行事者不爲不至詔速依初旨奉行八月癸亥帝自集英殿導哲宗神主至宣德門外奉辭有司奉神主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題謚號行祔享之祭權祔于太廟夾室
詔特置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皇帝于顯承殿為館寓之首昭示
萬世尊異之意建拈宗皇帝神御殿於西以東偏為齋殿

右正言陳瓘言近修建景靈西宮拆移元豐庫大理寺軍器
監儀鸞司等處以其地奉安神考拈宗神御然可得而議者
有五事焉夫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今廟據社位不合經
旨此其可議一也刑獄之地必有殺氣今乃擇此以建宮廟
此其可議者二也西宮之地雖云只移官舍不動民居而一
寺一庫一監一司移於他處遷此就彼亦有居民此其可議
者三也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散于寺觀之內神考合集
諸殿會于一宮今乃析而為二歲時酌獻鑿與分詣禮既繁
矣事神則難此其可議者四也顯承殿奉安以來一祖五宗
神靈協會既久何用遷徙宗廟重事豈宜輕動此其可議者

五也望別行詳議瓘又言陛下所以不敢輕改前議者謂禮
考素有修西宮之意蔡京親聞先訓而實錄備載其語故不
可以不恭依也以臣觀之此乃蔡京矯誣神考之訓無足信
者元豐中神考於治隆殿後留基以待宣仁後因御史有請
宣仁以其地為神考廟宮而紹聖大臣反謂宣仁輕蔑神考
裁損廟制於是重建顯承殿以為奉安之地當拈宗之時蔡
京最用事凡可以毀宣仁者無所不至豈有親聞神考之言
可以證元祐之失而乃隱忍不聞于拈宗者乎臣是以知其
為矯誣也不從

詔仁宗神考廟永祀不祧

詔曰蓋聞有天下者事七世則迭毀之制有常祖有功而宗
有德則不遷之廟非一伏以藝祖應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
受命繼代底定寰宇真宗以聖繼聖撫全盛之運故二宗並

尊爲百世不祧之廟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爲治
在位四十二年利澤施於四海蚤定大策授英宗以神器功
隆德厚孰可擬議英宗皇帝享祚日淺未究施設神宗皇帝
以聖神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爲於天下政令法度莫不革
而新之功業盛大謙抑不居而廟祔之制未議尊崇宜令禮
官稽參故事考定仁祖神考廟制詳議以聞十一月權太常
少卿盛次仲等言仁宗神考請如聖詔尊崇廟祔永祀不祧
與天無極於是三省表請付外施行有詔恭依

崇寧二年詔祧宣祖以哲宗神主祔太祖第八室

詔曰欽惟哲宗實繼神考傳序正統十有六年升祔之初朕
方恭默乃增一室於七世之外遂成四穆於三昭之間考禮
與書會靡有合比閱近䟽特詔從臣并與禮官博盡衆見列
奏來上援據甚明謂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

祔廟上祧順祖暨神考祔廟又祧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
承自當爲世祧遷之序典禮可稽覽之惕然敢不敬聽其合
行事件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二月禮部太常寺言祧
遷之序當祧宣祖昭武睿聖皇帝昭憲皇后杜氏神主藏於
西夾室居翼祖簡恭睿德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石室之次當
遷之主每遇祫享卽依典禮其祧遷祭告興工擇日學士院
撰祝文望依故事詔恭依

三年詔增太廟爲十室復翼祖宣祖廟

詔曰朕惟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乃者有司以哲宗皇
帝嗣承神考父子相繼自當爲世故上祧宣祖於夾室據經
合禮已依所奏去古既遠禮文殘闕諸儒之說不同鄭氏謂
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廟與親廟四并而爲七是不祧之宗在
七廟之內王氏謂非太祖而不毀不爲常數是不祧之宗在

宗廟
七廟之外惟我祖考功隆德大萬世不祧者今已五宗則七廟當祧者二宗而已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奉先之意禮以義起稱情爲本可令有司集議典禮以聞禮官言先王之禮廟止於七後王以義起禮乃有增至九廟者詳酌典故當自朝廷禮部尚書徐鐸又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祖於已祧之後以備九廟禮無不稱九月詔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惟我治朝祖功宗德聖賢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軼千古先尊爲不祧者至于五宗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永惟景祐欽崇之詔已行而不敢踰暨我元符尊奉之文既隆而不可殺雖欲如古莫可得也博考諸儒之說詳求列辟之宜顧守經無以見其全而適時當必通其變爰稽衆議肇作彝倫惟恩以稱情而爲宜則禮以義起而無愧是用酌鄭氏四

親之論取王肅九廟之規參合二家之言著爲一代之典自我作古垂之將來庶安宗廟之靈以永邦家之福其合行典禮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月詔曰仰惟翼祖在天毓璿源而濬發安陵有衍粲皇武於始基然循七世八室之規則數踰於古邁四廟五宗之法則禮未應遷是用仰奉二祧之靈復還列聖之次雖豐不昵雖遠當隆豈惟稽三代之徽猷盖亦用本朝之故事其已祧翼祖當祧宣祖廟並復四年三月詔以復翼祖宣祖廟增太廟殿爲十室尋以吏部侍郎王寧爲修奉使六月九廟奉禮畢宰臣蔡京率百官拜表稱賀五年三省言西京金聖宮諸陵旦望節日薦獻如景靈宮令式會聖宮制度樸素宜加修飾凡陳設器皿之類並三年一易遠者以違制論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十月上幸揚州奉太廟神主于壽寧寺景靈宮

神御奉安于温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郡國廟國朝惟祖宗所嘗幸則有之
建炎初虜圍西京急留守孫昭遠遣其將王仔奉啓運宮
神御間道走揚州後遷于福州而永安軍會聖宮揚州章
武殿之御容則遷于温州天慶觀紹興十三年復奉温州
神御還臨安奉安于萬壽觀之後殿惟啓運留福州以守
臣提舉成都府新繁縣御容殿者始在重光寺藥師院雍
熙間僧道輝畫太祖皇帝御容于佛屋之後壁熙寧六年
趙清獻爲成都守請建殿奉安神宗不許但令設板屋欄
楯以扃護之元豐七年走馬承受趙選者更具奏得旨修
建殿宇創置門鑰宦官監守朝謁以時紹興元年終南山
上清太平宮道士訾全真等復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
抵宜撫使張忠獻忠獻卽遣使奉安于太祖之側四年宣

撫副使吳武安玠更自武興送仁宗英宗神宗御容至殿
奉安二十七年楊文安椿爲兵部侍郎言於朝有旨別加
營繕始更爲殿門外門二十九年乃成時王時亨知府事
請賜宮額及殿名不報淳熙中胡長文入蜀始議卽府之
聖壽寺創殿以奉御容殿宇甚華供奉之物亦浸備乃復
乞宮額于朝先是長文創雄邊軍數千人列營府治之側
又言石室學官聚川峽之士而每遇科舉皆歸試其鄉乞
爲之別立解額事未行議者因謂今蜀已有太學及殿前
司獨欠景靈宮爾繇是格不下今春秋以府通判朝謁用
素饌道士讀祝文猶如終南之禮云

三年上幸杭州太廟神主并奉安于温州祭享皆差官攝事
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原廟在郡有漢故事而太廟神
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考古師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

聖孝於是就臨安府建太廟上行款謁之禮

十三年有司請擇爽塏之地做景靈宮舊規隨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還列聖粹容奉安新廟庶幾四孟躬行獻禮乃詔度地築宮爲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元天大聖后及昭憲而下二十一后居後七月新宮成上親詣行禮十月遣官自溫州奉迎神御至上乃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并奉安焉

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寒食設鞦韆七夕設摩睺羅簾幙歲時一易歲時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四十人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後又以韓世忠賜第增築天興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有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遇孟享皇帝齋於內殿行事官齋於本司其日質明皇帝先詣聖祖位前二上香進茶三進酒

次詣宣祖位前又次詣太祖太宗至於徽宗位前並如上儀次日皇帝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至顯肅皇后位前行禮並如前殿後殿之儀

自渡江後行在靡有定所神御奉安它州朝獻則遣官分詣至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駐蹕臨安始備太廟原廟之制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休兵後太祖創冊寶殿凡帝后寶冊洎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始時令太常寺官一員季點然第省閱文曆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始奏令每季取索赤曆點檢足備用印對鎖具有無損失申省丑朔記慶元五年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失皇后金寶二命大理寺治之六月庚寅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首坐獄死蓋故事冊寶以中人領其工作及盜去鑿而售之中乃鐵胎也繇是事敗自後朝廷益謹其事月以察官

禮官中官各一員檢視謂之點寶禮器中瑤爵玉瓚二事絕佳人間所未見其他圭璧大抵多水漿色也冊寶中惟昭慈聖靈皇后謚冊以象牙餘皆珉玉又有徽宗皇帝謚寶玉色尤溫粹

十五年詔倣東都舊制創欽先孝思殿於崇政殿之東凡朔望節序生辰上皆親酌獻行香用家人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宗廟之制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享朔祭而月薦新五享以宗室諸王朔祭以太常卿行事景靈宮以奉塑像歲四孟享上親行之帝后大忌則宰相率百官行香僧道士作法事而后妃六宮皆亦繼往天章閣以奉畫像時節朔望帝后生辰日皆徧薦之內臣行事欽先孝思殿亦奉神御上日焚香而諸陵之上宮亦有御容時節酌獻如天章閣每歲寒食及十月朔宗室內人

各往朝拜春秋二仲太常行園陵季秋監察御史檢視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宮用牙盤而天章閣等以常饌用家人之禮云迄今不改

十六年太常寺言契勘在京廟制每室東設戶西設牖西牆作祔室藏祖宗帝后神主又有東西夾室其夾室止設戶見今行在太廟係隨宜修葺未曾安設祔室今既創行修葺即合體倣在京廟制同殿異室修葺及將殿東西作兩夾室其兩夾室止設戶十一室即依廟制設戶牖其殿南北深七丈每室於西壁從北以南一丈二尺作厚牆隨宜安設祔室其西夾室亦合設祔室藏順祖室神主詔從之乃廣太廟

工部侍郎兼太常少卿王普言謹案春秋公羊說曰主藏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左氏說曰主祔於宗廟言廟有祔室以藏神主漢儀藏主於西墻壁墁中去地六尺一寸蓋墁即祔

室也非特備灾亦神道尚幽之義然則古者廟必有主主必有祫鄭原繁曰先君威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祫此諸侯廟主之祫也衛孔悝使車反祫於西圃此大夫廟主之祫也開寶通禮別廟時享孝明孝惠皇后享日宮闈令入室開壇奉出神主置於座政和五禮時享別廟儀享日祠祭官贊奉神主宮闈令於祫室內奉惠恭皇后神主於神幄啓匱設于座至送神樂止祠祭官贊奉神主入祫室宮闈令納神主於匱捧入祫室然則本朝故事別廟后主亦有祫室自藝祖至徽宗未之有改也昨紹興五年祖宗后神主至自温州始建太廟才爲屋五間後稍增至七間皆有殿而無室但置神主并匱於案上以帳幃之每遇祭享則就案啓匱而薦獻於前其草創如此十二年祫懿節皇后乃建別廟亦如太廟其草創也十六年新造禮器告成詔增邊豆簠簋之數悉依典禮而太廟殿上迫狹不能容之於是始作新廟凡十三間除東西夾室之外爲十一室各開戶牖安祫室於西墻略倣京師廟制惟別廟一位祭器不多遂且仍舊以至於今此有司因循之過也茲追冊皇后將祫於懿節之次旣修別廟分爲二室當各置祫室如累朝故事詔從之

董芬王普議當以藝祖爲太祖正東向之位事見禘祫門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廟自仁宗以來皆祀七世崇寧初蔡京秉政始取王肅說謂二祫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奉翼祖宣祖咸歸本室焉然王莽已營九廟唐明皇又用之非始於蔡京也紹興中徽宗祫廟以與哲宗同爲一世故無所祫及升祫欽宗始祫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爲一世亦不祫由是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二室及阜陵復土趙子直爲政遂祫僖宣二祖而祫孝宗時朱元晦在經筵獨

以九廟為正子直不從元晦議遂格及光宗祔廟復不祧
今又祀九世矣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四祖殿於太廟大殿之西奉
祧主僖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禮官薦獻

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
穆相對而虛東鄉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為僖祖以上世次不
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疑無以異當時諸儒韓絳輩辨
之不從時程頤為布衣為人言亦以安石之言為是熙寧八
年夏禘于太廟以僖祖東嚮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重弁王
普尤袤俱請正太祖東嚮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
順祖至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
至是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併祧僖宣二祖事下侍從
臺諫禮官議於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二祖而正太祖東

嚮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為可詔從之僑等尋又
奏請立僖祖別廟以順懿宣三祖祔藏時朱熹在講筵獨入
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略云準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
宜有所歸者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
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
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
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
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嚮之故不知其實
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朝威靈相與爭校強
弱於冥冥之中併使四祖之神疑於受禘傍徨躑躅莫知所
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
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
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

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乎
又言當以僖祖爲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
如周之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爲昭英宗爲穆
與真宗主並藏西夾室神宗爲昭哲宗爲穆徽宗爲昭欽宗
爲穆高宗爲昭孝宗爲穆而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能
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
太宗仍共爲一世自真宗以下至于孝宗凡九世十二室貼
黃云續蒐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以上有僖順
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
或難以僖祖無功業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
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
復立僖祖廟爲得禮安石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切詳
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伏之足以見義

理人心之所同故有不約而合者又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
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
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
以程頤之說攷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旣上召對上於榻後取
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熹先以所論畫
爲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
祖自不當祧高宗卽位時不會祧壽皇卽位亦不會祧太上
卽位亦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
出施行熹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
亦然熹旣退卽進擬詔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
而遷之矣時汝愚旣以王安石之論爲非異議之徒懼其軋
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熹時已得罪遺汝愚書曰相公以宗
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折祖宗之廟以快

其私其不詳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爲十二室故孝宗旣升祔而東室尚虛熹以爲非所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章再上詔次對之職除授已父與廟議初不相關不許及光宗祔廟遂復爲九世十二室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自是年冬始而別建一殿以奉祧主于大殿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今謂四祖殿者是也

按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爲僖祖當居之或以爲藝祖當居之自熙寧以來議者不一矣蓋自治平四年英宗已祔廟張安道等以爲宜遵七世之制合祧僖祖詔從其說熙寧初王介甫當國每事務欲紛更遂主議以爲僖祖宋之太祖不當祧而韓持國輩爭之以爲太祖合屬

之昌陵諸賢爭之愈力而介甫持之愈固遂幾至欲廢藝祖配天之祀以奉僖祖蓋其務排衆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固無怪也然愚嘗考之張安道建隨世祧遷之議韓持國執藝祖當居東向之說論則正矣而揆之當時則未可蓋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祖則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今神宗之世而獨祧僖祖則順翼宣太謂太祖太宗共爲一世真仁英猶七世也是將祧僖祖而以順祖爲太祖乎不可也僖順俱無功德非商契周稷之倫今當時之議其欲祧僖祖者特以其已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知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言則僖順皆已在祧

遷之數以萬世不祧言則二祖俱未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以順祖為太祖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併僖順二祖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於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今獨祧僖祖則順祖隱然居太祖之位矣此其未可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向為萬世不祧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為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二也諸賢之說大槩只以為不可近捨創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介甫務欲異衆則必欲以其所以尊藝祖者尊僖祖而於當時事體皆未嘗審訂若以

前二節者反覆推之則尊僖祖者固失矣而遽尊藝祖者亦未為得也至寧宗之初年則不然矣自藝祖創業以來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順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於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董弇王普等所言乃至當之論矣二人議見晦庵獨以伊川會是介甫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愚固未敢以為然也

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太祖之議難決愚既詳言之於前段者矣若昭穆之位太拘則請得而備言之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庵之說

既為之說又為之圖說及圖俱見覽者一見可決矣其
廟制下大槩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
 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祔昭
 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
 引書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
 也以為證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
 孫皆昭也武為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
 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于
 昭穆入于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為此
 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
 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
 于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
 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

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
 夷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
 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
 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
 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
 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
 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
 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
 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
 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
 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
 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
 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

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
 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
 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
 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
 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
 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
 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
 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
 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
 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
 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
 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
 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

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
 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
 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
 為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
 說外為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
 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
 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
 虛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闕
 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為昭為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
 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
丁祖也祖辛天甲皆伯祖也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也祖
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太戊五世祖也雍已五世伯祖也
小甲六世祖也若以祀及六世言之是此其昭穆之不
 十五廟皆未合祧遷一不止十廟而已
 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

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爲太

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

郊祖宗之說鄭氏註以爲禘郊卽郊也鄭氏以禘爲祀

丘亦郊也祖宗卽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

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文王以爲未足也而必

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者而推以配天焉夫文王受命

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宗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

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姦雄詐力取人之

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鐘

然其爲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跡則同爲子孫者雖以

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

是或取之遥遥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

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

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

以爲不類至於唐旣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

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旣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

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

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

窳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

當時固譁然以爲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

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

宗廟
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爲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也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太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兢興遂復效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居爲昭穆矣晦庵嘗言景靈之建外爲都宮而內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蓋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

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爲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學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爲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藉此以祀其祖先則因與其說大異矣愚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矣周人郊祀后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以詩考之言后稷配郊者爲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爲我將我將之

詩其所稱頌者受命興周而已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后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名也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擬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為稷則周為諸侯之時固已配天地祇矣周有天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而實棄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禘而卑祖也故復創為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晦庵亦言古惟郊祀明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與

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效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四

禮典考卷九十四

三

成

宗廟考

后妃廟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私親廟 附廟

周禮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鄭氏註曰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閼宮閼神之

漢高祖五年即皇帝位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漢儀注昭靈夫人陵廟在陳留

小黃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益奉明園奉明園即皇地為奉明縣奉明縣即皇

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

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
祭尊祖之義也陛下以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
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
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
為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
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冢三十
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園鄉邪里聚為戾園園古
從門中是建安中正作園師古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園廣明
曰是舉目使人也是許密反成鄉為悼園故改苑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
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
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
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致堂胡氏曰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既

名其所後為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為
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何也此所謂不以辭害意也
立言者顧不可曰為其伯父伯母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
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宣帝初有司
奏請戾太子及悼后之謚首言為人後者云後言故太子
云謚曰戾云首尾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問
故太子未及始皇孫雖包舍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
謚可也而前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為始皇孫以中
帝意豈非姦說乎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
之為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言之則所尊者皆可以稱若
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
故以親言是踈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
是不正名亦踈之也以其不得於言知其不契於理既為

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然矣

先公曰愚按胡氏之說辨則辨矣而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愚將徐徐詰之胡氏曰敢問宣帝而欲稱其所生之父母也將為伯父乎為叔父乎於所後父為兄則伯父也於所後父為弟則叔父也而宣帝則有所後祖無所後父者也昭帝崩亡嗣宣帝以兄孫為叔祖後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先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則考昭帝可也典喪可也昭帝葬矣易月之制終矣昌邑廢矣宣帝姑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孝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為子乎為孫乎必也并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不可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直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辨則辨矣

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當俟通儒而質之

元帝永光五年韋玄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孝文太后薄氏葬南陵孝昭太后趙氏葬雲陵各有園廟

帝寢疾匡衡告謝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讀曰為

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而為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

京帝建平元年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言如天子之儀為廟京師也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不復為定陶王立後

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

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卬以爲不可卬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奉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

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隨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卬由是浸不合上意

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

義等議也

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

魏相也

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太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

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

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光武帝建武三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

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

之子既事大宗

大宗謂元帝

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叙昭穆而

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則尊不合禮意昔高祖以自受命不

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

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

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

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

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祀以明尊尊

之敬親親之恩詔可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

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南頓君稱皇考

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

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致堂胡氏曰西漢自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

既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

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然一聞純等建

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章陵四祠茂有異等彼何所為而

然耶寡恩之譖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

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中元元年帝使司空告祠高祖以呂氏王諸呂賊三王幾危社

稷不宜配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

于園四時上祭

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

皇后別就陵寢祭之

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
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
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

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
陵

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為
穆皇夫人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
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王因奉祀

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為
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淳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為孝
仁皇夫人董氏為真園晉人陵曰真陵廟曰真廟

獻帝即位相國董卓奏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和帝生母安帝
祖母順帝母

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奏毀之

魏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

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
既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

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
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
一十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

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
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在鄴廟

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見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
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
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

立廟京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罪師丹忠
正之諫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
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
之義敢為佞邪導諛君上妾建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
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
援立皆不外尊及改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
不從而右僕射索綝丑林等亦稱引魏制以為不可故追贈吳
王為太保而已

晉武帝既改創宗廟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任茂
議以為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時已尊景王夫人
羊氏為景后矣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准魏明帝則
別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

惠帝世改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冲太孫尚並祔廟元帝時懷

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為陰室四殤
懷帝初又策武帝後楊氏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
訓宮不列於廟

成帝咸康時作武悼后神主祔于廟配享世祖
元帝太興二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
子不敢以已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元帝為琅邪王妃虞氏永嘉時薨帝為晉王追尊為王后有司
奏請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脩飾陵
上屋以為廟太興三年追謚皇后祔于太廟

明帝生母豫章君荀氏成帝時薨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孝武大元十九年詔追尊鄭太后簡文帝母
元帝後宮尚書令王珣奏下
禮官詳正按太常臣胤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
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詔二太后

並繫子號宜遠準春秋考宮之義近暮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伸別建寢廟則嚴禩之道著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固哲王之高致可如胤議追尊會稽大妃為簡文皇太后

燕主慕容垂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后配享太祖博士董謚劉詳議以為堯母為帝學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之道以至公為先文昭后宜別立廟垂不從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母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况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無子者皆非禮也

宋孝武太明二年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太后

博士孫武議祭統曰

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殷祀是合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居於上不立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為位章太后廟四時享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祔祭獨祭別官與四時丞當不異則非祔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祔合食之文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謂不宜與太廟同殿祭之禮也

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祀闕宮遙裕既行有周魏晉從享

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博士王爽之議按禘祫小廟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可

推推尋祫之為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此為大夫以孝享親尊愛罔極因致薦於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甲故魏高堂隆所謂猶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不並序於太廟而猶均祔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為別享之例

七年詔立宣貴妃廟

時有司奏故宣貴妃既加殊禮未詳應立廟不虞辭議曰婚義云后立六宮后之有

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仲子得考彼別宮今貴妃理應立此新廟詔

可辭其祀禮王親執奠爵有故三卿行事

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崩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上特制義服祔廟之禮下禮官詳議乃躋新祔子上位其祭使有司行禮

博士王略等奏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典則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之於愍帝安帝

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宗宣后已祔章太后廟與祔議以為春秋之義庶母雖各同崇號而實

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取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使有

司行其禮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為定夫亡以子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於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序而言宜躋祔于上位詔

可六月有司奏七月嘗祠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室至尊親進觴爵及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御又皇后今

月二十五日虔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禮官

議曰今上既纂嗣文皇於孝武進拜而已醴爵使有司行事昭

皇太后祝文稱皇帝御各孝昭皇太后二室廢薦告後廢帝元徽

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廟之日孝

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常經北面宜執孝武皇帝

醴爵昭皇太后依舊三公行事左丞孫綽議晉代祖宗宗廟

朝明在而初無有司行事之文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醴爵有愜情敬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則與章宣二廟同享闕宮

非惟不可躬奉乃宣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從之

齊明帝建武二年有司奏遷景懿后於新廟車服之儀乘重翟

以覆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我有女尚書文長御啓引

梁武帝立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

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

普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貴嬪神主于小廟

陳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烈昭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

四年徙東廟神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唐制追贈皇太后贈皇太子皆別立廟

先天元年祔昭成肅明二皇后于儀坤廟

昭成皇后竇氏睿玄妃生玄宗肅明皇后劉氏亦睿宗妃生
寧王皆為武后所殺玄宗即位追封立廟

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上疏伏
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
於代而寢廟相屬獻裸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代臣實疑之今
章懷太子等乃為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
給人必公糧合樂登歌咸同列帝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
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入署司存貞寮且省四時祭祀供
給咸停臣又聞盤石維城既開封建之典別子為祖非無大小
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
正典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禮官及羣官詳議奏聞駕部員外
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胤身昭代聖上
哀骨肉之深錫丞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將來昔嫫廟列周矣

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代宏規後賢令範又按
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子將以晉昇秦秦將祀子
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
無乃珍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
更無異說鄭玄註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考之
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矣
匪漢恩求枉者深所直者鮮贖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后
位絕諸侯謚號既崇官更有典去羊存朔非理所安徇利忘禮
何以為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自古帝王封建子弟寄以維
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曾無異
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沒之迹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
重非當情理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

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于太廟至八月九日勅肅明

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初欲祔于太廟太常博士陳正節等以肅明皇帝不合與昭成皇后配祔于睿宗遂奏議曰臣聞於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有大妣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秦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姜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閔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合乃築宮于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從之於是遷昭成皇后神主祔于睿宗之室唯留肅明皇后神主於儀坤廟八月二日勅儀坤廟隸入太廟不須置官屬至二十一年正月六日遷祔肅明皇后神主于太廟其儀坤廟為肅明觀二十二年勅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親且未安丞嘗之

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為常豈云敬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

上元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讓帝七太廟等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獻罇俎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昭宗太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皇帝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皇帝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皇帝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

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
司悞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垂戾之甚臣竊究
事體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
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
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獻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
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太廟
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饗又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
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
是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
恭僖正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
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
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別置不入太廟故也正獻
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立別廟其神主亦題為太后並與恭僖

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
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為太
皇太后與恭僖正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
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於
太廟儀註云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庭亦黃褥位
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
謚太皇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
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不可
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
及禘祫與七廟皆祭惟不可入太祖廟為別配魏文思甄后明
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
得以為證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
太后以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

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况於禘乎竊以為並皆禘於廟為宜且恭僖正獻二廟北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或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即如之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太后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以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時宰相孔緯以大祭日迫不可遷改時人非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中書門下奏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改置園陵仍增兵衛等事遂詔下太常禮院集議請追尊四廟並加皇帝之號兼請於洛京立廟勅宜

於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

按莊宗以沙陀為唐之嗣明宗又以代北狄裔為莊宗之嗣故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太祖克

莊宗勳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而此所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追尊賀氏為孝惠皇后止就陵所置祠殿薦以常饌不設牙盤祭器乾德初孝明皇后王氏崩有司始議置后廟奉孝惠孝明二后神主升祔詔令詳定殿室之制及先後之次大常博士和峴等奏請同祔太廟及太祖山陵神主祔廟乃請以孝明皇后配享忌日行香廢務其孝惠皇后享於別廟並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追冊越國夫人符氏為懿德皇后尹氏為淑德皇后並祔享于后廟

真宗至道三年六月詔大行皇帝祔廟令都省集議定皇后合食之禮咸請以懿德皇后符氏升配宗正卿趙安易言淑德皇后尹氏當在懿德之上今百官議論苟且墮瀆尊卑若序以後先當用淑德配食詔有司詳討以聞

禮官議按晉時議景帝配祔傅玄等議夏侯夫人初歸景帝未有王基之道不及帝統百揆而亡后妃之化未著遠近追尊無經義可據切以今之所議正與此同且淑德配合之初潛躍之符未兆懿德輔佐之始藩邸之位已隆然未嘗正位中宮母臨天下豈可生無尊極之位没升配饗之崇人情不安典籍無據唐順宗祔廟後十一年始以莊憲皇后升配憲宗祔廟後二十五年始以懿安皇后升配今請虛位允叶舊儀再詔集議禮官同詳定上議請升祔懿德其淑德加大字仍舊別廟詔依其淑德皇后不加太字別廟祭享

乾興元年時仁宗已即位中書下禮儀院狀莊穆皇后母儀天下禮當升祔莊懷皇后本從藩邸追命當享后廟集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以上議如禮儀院祔真宗莊穆皇后神主于太廟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既上謚又追尊莊懿太后方事園陵判河南府錢惟演建議請二太后並祔真宗禮院言夏商已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開元肅明皇后始有並祔惟演引唐武宗母韋太后祔穆宗孝明孝章祔太祖故事按穆宗惟以韋太后配更無別后太祖未嘗以孝章配伏見先帝以懿德配享太宗及明德園陵禮畢遂得升祔元德自追尊後凡十七年始克升配今莊穆著位長秋祔食真宗斯為正禮莊獻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若存古禮止應祀后廟莊懿帝母之尊與元德例同便從升祔似非先帝慎重之意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比惟上裁之都省禮院更議皆以謂莊穆位崇中

壺與懿德有異已祔真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莊獻輔政十年莊懿誕育聖躬功德莫與爲比退就后廟未厭衆心按周禮大司樂職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而祭謂之閼宮宜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太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爲樂曲以崇世享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甲令仍作新廟名曰奉慈在兩廟之間景祐三年詔祠太廟奉慈后廟每室各差宮闈令一

英宗治平三年立濮王園廟

先時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僊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至是進呈乃有是詔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

顧其私親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不敢引以爲聖朝法臣以爲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賈黯之議亦同王珪救吏以光手藁爲案議上歐陽脩以爲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孝宣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太后聞之手書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知雖呂誨亦言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議爲定封濮安懿王大圖諸夫人典禮稱是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伏見向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

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况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至是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濮爲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今皇帝稱親尊王爲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瑩爲園卽園立廟皇太后已賜俞允仍改封宗濮侍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皇孫卽宣帝所生父宣帝爲昭帝後是以兄孫遙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旣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旣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

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廢奉慈廟奉章惠太后神主赴西京瘞陵園

先是治平初同判太常寺呂公著言章惠皇太后準章聖皇帝遺札褒太妃之號仁宗皇帝嘗以母稱故加保慶之號蓋生有慈保之勤故沒有廟享之報今於陛下則恩有所止義難承祀其奉慈廟請依禮廢罷詔太常禮院詳議神宗卽位

宗廟 后妃
知諫院楊繪言章惠太后於仁宗有撫養之恩故別祭於奉
慈廟今陛下之於仁宗皇帝則孫也乞下有司詳議禮官復
申治平之議乃命太常卿奉神主瘞於陵園帝率羣臣詣瓊
林苑酌獻以辭遂廢其廟

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禮夫婦一體故昏禮則
同牢合巹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饌未嘗有異廟者也惟周
人以姜嫄爲媒神而帝學不廟又不可下入子孫之廟乃以別
廟而祭之故魯頌謂之閟宮周禮謂之先妣是也自漢以來凡
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以爲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繼而已蓋其
間有天下者起於側微而其后不及正位中宮或已嘗正位矣
有所不幸則當立繼以奉宗廟故有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之
說則立繼之禮其來尚矣始微終顯皆嫡也前娶後繼皆嫡也
後世乃以始微後繼實之別廟不得伸同几之義則非禮之意

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實皆元妃
而孝章皇后則太祖之繼后而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請升祔
太廟增四祔室以時配享七月遂自別廟升祔焉

徽宗大觀二年禮部太常寺奏建別廟奉安惠恭皇后神主依
章穆皇后祔享故事乃奉惠恭皇后祔于別廟

政和四年禮部太常寺言明達皇后祠殿實在城外於典禮無
據請就惠恭皇后別廟增建殿室升祔七月奉明達皇后祔于
別廟

高宗紹興二十二年有司言懿節皇后上繼合祔廟權禮部侍
郎施垌等言檢會大觀二年顯恭皇后故事於太廟殿後建別
廟奉安神主今來大行皇后祔廟亦合建別廟於太廟殿之後
詔從之乃建別廟

紹熙五年太廟祧僖順翼宣四祖廟作四祖廟奉安僖祖以下

宗廟考
神主 詳見天子宗廟門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六

采鄙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斬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宗廟考 祭祀時享 薦新

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禘 禘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又云新菜可禘 夏曰禘 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 秋曰嘗 嘗新穀熟而嘗之 冬曰烝 烝進也冬物成進其品也 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 尚謂貴而祭之時先薦認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爛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以血腥爛三者而祭是用氣也以其並未熟故云用氣也 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

夔曰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曼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故以曼擊為祝敵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球玉磬以合堂上之樂此舜內廟堂上之樂以下云下管故知此在堂上也所謂虞賓丹朱王者後以故稱賓 下管鼗鼓合止

頌長發大禘是也周禮春曰祠夏曰禘而五年之禘不稱

大焉詩頌雍禘太祖是也

周祭春曰祠祠言飲夏祭曰禘新菜秋祭曰嘗冬祭曰烝以禘為

殷祭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

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具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馨如悅反羶

○灌謂以圭璋酌鬯始獻神也已乃逆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

之禮也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廟南是也蕭

者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鬱鬯金草也鬯謂鬯酒未殺牲先酌鬯

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鬯金草也鬯謂鬯酒未殺牲先酌鬯

之其氣芬芳調鬯故云鬱鬯金草也鬯謂鬯酒未殺牲先酌鬯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也灌所以鬯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

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陳氏禮書曰祭義曰夏后氏祭其闈商人祭其陽周人祭

日以朝及闇檀弓曰夏后氏大事用昏商人大事用日中

周人大事用日出然則春秋書之大事于太廟傳稱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則祭亦大事也夏尚黑用昏故祭其闈商

尚白用日中故祭其陽周尚赤用日出故祭以朝及闇鄭

謂陽讀為日雨日暘之暘蓋三代正朔之所尚正則夏以

建寅商以建丑周以建子朔則夏以平旦商以鷄鳴周以

夜半是皆夏據其末商周探其本則祭之早晏亦若此也

少宰大夫之祭宗人請期曰旦明行事子路祭於季氏質

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取之此周禮也然禮與其室

於晏也寧早則周雖未明之時祭之可也故曰以朝及闇

周官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

何思

蓋雜人告于宗伯宗伯告于王然後行事

朱子曰儀禮所存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大夫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人口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膾蕭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見其成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

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

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

冬享先王示音祗肆也歷反裸古亂反禴餘若反○宗廟之祭

肆者進所解牲醴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竟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於通言之者與下共文

明六享俱然裕言肆獻裸禘言饋食者有黍稷互相備也○疏曰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於通言之者與下共文乃燔爛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獻在先之是於裕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為文即是於下五享與上裕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

黃氏曰先儒以肆為肆解牲體獻為獻醴肆獻裸謂灌而後薦腥薦孰差次薦獻之節固如此然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司尊彝鬱齊獻酌則肆獻皆因裸而為名也若以為裸而後肆獻故以為各別義猶得通然小宗伯王崩大肆以柜鬯泐太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泐尸不可亦為肆解牲體矣是則肆獻專為裸但不知其義為何如也先儒又以肆獻饋食為禘裕宗廟四時之祭其外有禘裕禘追遠裕合食宜為廟祭之首然天子之禮亡今諸儒所言祭祀之節皆雜出經傳意類推次難遽信也宗廟之祭皆有牲

體皆有黍稷而獨以肆獻為裕饋食為禘不知其義何以為據

楊氏曰愚按典瑞裸圭以肆先王司尊鬱齊獻酌則肆獻裸即裸也祭以裸為重裸所以降神祭統云祭之屬莫重於裸是也祭以饋熟為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是也凡四時之祭皆然舉其要故在四時之上

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作獻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水以先薦於宗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彘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乃後賦之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雞嘗黍先薦寢廟雞進也黍之新氣尤盛以雞乃後賦之孟秋之月天子乃嘗稻先薦寢廟嘗稻也季秋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長樂陳氏曰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水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

嚴陵方氏曰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天子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

傳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塾而丞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丞祭宗廟中夏教苴舍遂以苗田如蒐春秋桓公五年左氏傳

何妥

之灋獻禽以享杓

中音神夏同艾蒲未反口蒙舍草止之也夏田為首擇取不淨牲者○初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於宗廟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疏曰以草釋爰以止釋舍軍有草止之法云冬夏田主於宗廟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者仲夏一陰生是陰陽在內故神象之而行祭也此祭田田儻獻禽為祭若正祭自在

孟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入獻禽以享丞

禽祭宗廟○易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之盛也倫祭之尊者也居既濟之時而更尊位物皆齊矣將何為焉其所務者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泚之毛豨祭之菜可羞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桓十四年秋

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既戒口致齋御廩雖災苟不害於穀則祭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

趨以數

趨音促數色角反○昔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數速也○疏曰奉薦而進其親也愨謂質愨謂仲尼奉薦促東疾少威儀舉足而數也○詳見宗廟祭祀總義代辰王

在新邑丞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

誥○桓公八年正月己卯穀梁子曰丞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夏五月丁丑

丞丞冬事也春與之贖祀也志不敬也公羊子曰春日祠

夏曰杓秋曰嘗冬曰丞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

亟數亟則贖贖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贖疏則怠怠則忘士不

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裘葛者禦寒暑之服士則公事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

襄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

月葬晉悼公平公即位丞于曲沃

平公悼公子處曲沃晉祖廟丞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作主然後丞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丞祭嘗晉將有澳梁之會故速葬

陳氏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

則祭不至於疏怠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

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

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眡祭之日禮交動手上樂交應乎

下自再裸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

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莫

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射觀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常玄成韋昭之徒則曰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享於三祧歲貢於壇墀此與漢法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其事相類而甸侯賓要荒五服之制與禹貢相合蓋夏商之禮如此故左丘明荀卿司馬遷皆得以傳之也周禮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為位則類於宗廟者無常時與所謂王時類者異矣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郊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則薦於四時者有常物與所謂庶人舍時者異矣然則玉藻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春秋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語曰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玉藻謂天子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神配以文王武王釋論語謂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然周禮朝享非謂告朔而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於廟餼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穀梁言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又曰閏月不以告朔然受朔于禰則異於玉藻閏月不告朔則異於左氏左氏曰閏月以作事事以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朔棄時政也祭法諸侯月祭不及祖考其說與穀梁同不知何據然耶

右四時祭義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日祭於祖考月祭於高曾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墀也卿大夫舍月有時祭也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犬戎西戎

條○醯人共五齋七菹凡醯醬之物齊子方反鹽人共苦鹽散

鹽苦音監工戶反散悉但反。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玄謂散鹽醬水為鹽。凍音練醬音煮鹽。甸師共齋盛共蕭茅物見祭○世婦掌女宮之宿戒

者古。同上。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帥六宮之

人共齋盛帥世婦世御。春官。天官世婦掌祭祀之事帥女。稷春人春之饌人炊之皆不使世婦故此為非春非炊是差擇。可知也。摠古愛反。寺人若有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註曰有司謂官婦註曰助其帥世婦二。○內小

臣若有祭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疏曰祭祀后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小臣則與后為擯贊也云

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者詔相正皆是上

擯但據尊卑不同故以詔相別之后尊云詔詔告而已。○天官。亨

稍卑則言相相助之言也。女御卑直正之而已。○天官。亨

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齊才細反。鑊所以煮肉及魚腊。多少之量者謂實水於鑊及隸僕掃除糞洒反。○註疏見宗廟

傳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及其將祭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

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

於禮訖猶止也。乃齊側皆反下齊也。齊不齊齊之皆如字。嗜。整身心故齊也。齊俗嗟反訖居乙反。○疏曰方將接神先宜齊。心慮散蕩心所嗜欲有不齊正及其齊也。正此不齊之事以。戒之。道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

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

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定者定其志意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

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猶宿重也。君

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祭○致齊於內散

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

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所樂音岳又五孝反。○疏。孝子思念親存之五事也。先思其粗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謂致齊精意純熟目想。

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之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祭義。程子曰：凡祭必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齋三日，見其所為齋者，此非聖人語。齋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能事鬼神。此是上一等人。

祭之前日，大宰及執事，祗滌濯。疏：及大宗伯以下，並見祀。宗伯泣鬯。鬯，鬱也。小宗伯省牲。祭其不如法。地官充人，展牲視牲，告充。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

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燧，音燧，夫方符反。司農音符，盥音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爲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盥，謂以

明水條滌，案盥黍稷。疏：曰云陽燧也。者，日者大陽之精，取火於日，故名陽燧。○秋官。○世婦及祭祀，比其具。比，鄭疏：志反。司農：匹氏反。○比，次也。具，所濯漑。○掌次張其旅幕，尸次。物見祭。○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

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凡吉事，變几。謂

之，其巽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如次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紛，讀如粉，謂白繡也。纁，讀如

編，以五采若今台歡畫爲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昨，讀曰昨，謂祭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受視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足，帝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亦如上。三種席，吉事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譯於枋，每事易几。神

事文，示新之凶，事仍几。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畧。疏：曰几，敷席之法，初在地，一重，卽謂之筵，重在上方，卽謂之席。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鄭以漢時以桃枝竹爲席，次第行成有次，其文章故。○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筵，音胡反。○疏：曰設之曰

以言之也。○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筵，音胡反。○疏：曰設之曰異，故夫婦別几，死則竟氣。○典庸器，帥其屬而設奠，羹陳庸器，同歸於此，故夫婦同几也。○典庸器，帥其屬而設奠，羹陳庸器，物樂條。○大司樂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

鬼神，示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濩，戶故反。○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小呂一

無所如，是以特立廟而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射，祭之謂之闕，宮闕神之。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音射亦夾，古洽反。○無射，陽聲之下也。文鐘爲之，合凡祭事大祭祀

宿縣，遂以聲展之。縣，音玄。○疏：曰謂長省聽之。知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疏：曰王

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疏：曰王

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疏：曰王

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疏：曰王

出入謂王將祭初入廟門及祭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糶肉與體其大豕是牲出入皆

以路鼓鼓鬼享享許文反○路鼓四面鼓○疏曰案大宗伯宗祭縱有享先公為欠祀祭焉為小祀皆用此○及入舞君執干

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樂首名也

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祭統○通曲云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相時堂下之樂亦作若特祭后稷廟樂

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特祭文王廟歌清廟特祭武王廟歌執競樂同先王先公苦特祭姜嫄廟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

享先妣○思文等詩並見於祭禮揚氏曰大司樂凡樂黃鐘為宮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宜入四時祭禮但宗廟之禮莫重於

祭祭大司樂疏亦云於宗廟中祭之日雞人大祭祀夜嘒且以

距百官嘒火反○春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上○闈人大祭祀之事設門燎躡宮門廟門燎地也○躡止行者廟在中門之

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祭之狀蓋百根掌皆以布纏之

以蠶塗其上若今蠟燭矣○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躡宮中廟

於廟中練饗宰躡止行者宮中正則執燭以為明疏曰宮中者小宗伯云左宮廟右社稷在宮中中門之外也○填音田街音佳

廟者內豎若有祭祀之事則為內人躡註曰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四時之祭祀○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樽說見前圖○酒正

註疏見○冪人以畫布巾冪六彝冪莫歷反○宗廟可以文畫祭物亦用畫布互舉以明義也○天官○世婦及祭之日泣陳女官

之具凡內羞之物泣臨也○疏曰內羞之物者謂饌餌粉粢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絜展器陳告備疏曰當祭之日且其黍稷

皆為徹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又告潔淨於堂○太史東陳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春官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太音素○謂校呼之教其所當居之廟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註曰宗人掌禮及宗廟

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與○疏曰此論同姓公族在宗廟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立位所在如外朝之位也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者宗

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宗廟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案周禮司徒奉牛牲司

馬奉羊牲其司空奉豕無文此云知奉豕者五禮司徒奉豕與○典路豕屬水司空冬言其位當水故鄭註周禮司空奉豕與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替駕說說書後反舍車也○出路王嘗乘

並見祀天禮車騎條○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

鷩必滅反○衮春龍衣也鷩畫○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

於東房純側其反禕音輝○疏曰君純冕立於阼者純亦緇也

服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謂西房也○祭鏡

大祝逆尸令鐘鼓來磬令臯舞來臯者皆謂呼之入○疏曰磬

子舞人令呼亦來入故相尸禮延其出○春官詔其

鄭云來臯皆謂呼之也○疏曰小祝云大祭祀沃尸則天府為之

中沃盥執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大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為之

執燭○大宰贊玉几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疏曰

春官○大宰贊玉几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疏曰

九獻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裸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裸若祭祀王及后裸皆壽人沃以水盥
水及洗瓚也○春官○肆師及果築翬注曰司農云築香草
以和秬鬯之酒以沸之而裸矣但鬱人自掌鬯此肆師察其不
如儀者也○果○小宰凡祭祀替裸將之事謂贊王酌鬯也
古亂反鬯音黃○小宰凡祭祀替裸將之事謂贊王酌鬯也
裸尸為之裸裸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
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凡贊鬯受祭之啤之奠之○天
官○春官小宗伯凡祭祀以時將贊果注曰將送也酒奉也祭
祀之時奉而授王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疏曰小宰據贊王授尸
之事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彼小宰據贊王授尸
○天官內宰大祭祀后裸則贊註曰謂祭宗廟王既裸而出迎
牲后乃從後裸也疏曰裸○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
時以璋授后故云贊也○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
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祭統○明堂灌用玉瓚大圭圭
日瓚形如槃容五升疏曰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以玉瓚為瓚柄
大圭曰

傳祭之屬莫重於裸統祭○王入太室裸告祭門○有虞氏之
祭也尚用氣云云殷人尚聲云云周人尚臭云云詳見前
楊氏曰愚按司尊彝疏曰王以圭瓚酌雞彝鬱鬯始獻尸
尸以灌地降神小宰註曰凡贊鬯尸受祭之啤之奠之奠之此

為裸神之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亞裸內宰大祭祀后
裸獻則贊註云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皆祭啤
奠同上此為裸神之二獻也

朝踐周禮司尊彝謂之朝踐既灌然後迎牲郊特○坐尸於堂
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眠豆眠豆
眠音視○疏曰此王之豆也皆玉飾之餘云豆籩不云玉文畧
云薦豆不云籩者以豆云玉畧籩云眠豆籩者謂在堂東未設
之時眠其實也○春官○世婦詔王后之禮事相外內宗之禮
○天官九嬪贊后薦徹豆籩○內宰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
之儀贊九嬪之禮事注曰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位謂房中尸
內及昨所立處贊九嬪助九嬪贊后之事疏曰服謂若內司服
禮衣以下六服皆正之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是薦
徹皆有樂但內宰所詔唯詔禮經兼云樂者○籩人朝事之籩
其實麩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鰯鰯方弓反黃符文反鰯所求反
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入籩籩為熬麥黃為麻子白為
熬稻米黑為熬黍米形鹽似虎形臠以魚肉為大齋鮑以魚
於稻室稷乾之鱮為乾魚○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
福皮逼反○詳見祭物篇

見之於祭 ○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如乾反蕭音蕭羶音馨薌音香

物庶羞條 ○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薌音香

日既奠謂薦孰時也堂上事尸竟延乃房內更從孰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銅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又取香蒿染以

蕭與黍稷合詩云取蕭祭脂是蕭與脂合○又此章取辟骨燔燎疏曰朝踐時取辟骨燎于爐炭至薦孰之

時更取辟骨及蕭與黍稷合燒之○郊特牲○舉斝角詔安尸

妥安也尸始入舉斝角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其饋獻用兩壺尊饋獻謂薦孰時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其饋獻用兩壺尊

以魯○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疏曰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

號祝肆享祭宗廟也明水大司恒所共日月之氣以○量人凡

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量音亮或音良○從獻者肉殺從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故從鄭據以

為從獻以燔案儀禮脯十脰各長尺二寸是多少長短燔之數量未聞○夏官

楊氏曰愚按儀禮特牲饋食士禮也少牢饋食大夫禮也

大夫士之祭不裸不薦血腥惟室中設尸主東面行饋食

禮天子諸侯饋食以前堂上設南面位行裸鬯薦腥之禮

而後延尸入室東面位行饋食禮禮運疏云乃退而合亨

至薦熟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祭於堂乃後延尸入室

中位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酌奠于饌南故郊

特牲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

腸間脂炳蕭合羶薌郊特牲註云奠謂薦孰時當此之時

大合樂自此以後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

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安尸是也后薦饋獻之

豆籩王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祝以祝辭告神此五獻也

后又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此六獻也

朝獻朝獻即食後酌尸之禮謂之朝獻者 ○其朝獻用兩著尊

朝獻蓋以酌尸因朝踐之尊而得各與 ○其朝獻用兩著尊

朝獻謂尸卒食玉酌之著尊者著畧尊也或曰著尊者

着足無地明堂位曰著殷尊也秋嘗冬烝則用著尊 ○司几筵

宗廟 祭祀

文獻通考卷九十六

禮記

卷九十六

宗廟 祭祀

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註疏見祭物筵几條祀先王昨席

亦如之昨讀曰酢謂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

酢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春官○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昨

俎膳夫親徹昨俎昨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疏曰祭宗

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祀亦當然○天官

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竿之卒爵而

飲之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舉尸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

宰夫以籩受醬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

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

相成○疏曰此大祭祀云受舉謂祭宗廟者也鄭知竿是受福

之舉非天子奠竿殷爵名者按郊特牲云舉竿角詔受尸其時

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舉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知

竿為受福之舉也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大夫

士有獻祝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故引為證也云必與量人者鬱

人贊裸尸量人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前裸後獻祭事乃成故

云事相成也○春官○夏官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竿歷而皆

飲之註曰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玄謂詳讀如殷尸

之舉宰冢宰疏曰鄭玄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義當兩含宰

之舉鄭云詳讀如殷尸之舉讀從少牢尸舉主人此有歷字者

謂謂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楊氏曰疏云有獻鬱人量人之○

法何也當受王卒爵之時王皆飲之以酒此疏所謂獻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皆以齒祭三獻而獻賓○疏曰此據備

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酌尸故尸飲五也凡祭式獻深用爵皆尸

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等皆尸

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玉爵獻卿其爵雖同皆長者在

先故云皆以齒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

節與夫人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特牲禮文

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知者有司徹文其上大

夫別行賓賓尸之禮與此相異也○祭統

楊氏曰愚按儀禮註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

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之尊醴齊以酌尸為七獻也尸卒

爵祝受之以酌授尸尸以酢王於是設酢席於戶內司几

筵之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是也祝取少祭饌并黍稷以嘏

福王王乃出量人與鬱人受舉竿之卒爵是也尸飲五王

乃以玉爵獻卿此天子禮也諸侯酌尸尸酢主君亦設酢

席於戶之東面此諸侯禮也

又曰按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以下所謂君者指國君言之先鄭註及疏家皆言王可以獻卿者蓋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以明王禮

再獻按后醑尸謂之再獻者蓋以朝獻王一獻○其再獻用兩

象尊再獻者王醑尸之後后酌再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

尊相因春祠夏禴則用象尊象尊以○內宰贊瑤爵爵以瑤

疏曰內宰以瑤爵授后后親酌盞齊以醑尸又曰瑤爵謂尸卒

食王既醑尸后亞獻之者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體齊以醑

尸謂之朝獻后亦於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盞齊以醑尸謂之再

獻知后以瑤爵亞醑尸者約明堂位云爵用玉醑仍影加以璧

散璧角食後稱加彼魯用王禮即知王醑尸亦用玉醑后醑尸

用璧角實長醑尸用璧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各瑤玉

為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角受四升爵為加以璧角加以爵

總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為飾也○天官加以璧角加以爵

曰朝獻竟而夫人酌盞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干時薦加

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明堂位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其食後稱加○春官加以

人加籩之實菱芡卓脯菱芡卓脯芡音後與古栗字○菱芡也

奇反○疏曰此加籩當尸食後王醑尸后亞王醑尸於時薦之

四物重言之則入籩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爾雅

主於后也○詳醑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鴈

醢落菹魚醢落音迫○芹楚葵也醢醢肉醬也玄謂深蒲蒲始

謂蒲入水深以為菹醢醢與朝事之豆同落菹謂二名條謂之

落菹為菹也菹竹萌一名菹謂竹萌為菹也菹謂新生者也

祭物條○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者爵為雀形以

尾為柄夫人獻尸尸酢夫人尸則執雀尾授夫人也夫加以

人受尸執足者夫人受酢於尸則執雀尾也○祭統加以

璧散加以爵散以璧飾其口也○疏曰璧散者夫人再獻訖

○司尊彝春祠夏禴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皆有壘

諸臣之所昨也昨為酢○疏曰尸酢賓長即用壘尊三酒之中

詳見○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皆以齒疏曰獻卿之後乃主婦

是尸飲七也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

禮畢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祭統

楊氏曰愚按禮運疏云於是后以瑤爵酌饋食盞齊以醑

尸為八獻也尸酢后如王之禮所謂小臣徹后之俎是也

計

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又有加爵記所以隆於尊者也春秋之時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貺不過三爵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則加豈卑者之所預乎士與下大夫有加其代賓尸可知也周官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加爵之籩豆內宗薦之則加以璧散璧角亦諸臣獻之可知也甲者獻以散士之飲禮止於一獻而祭有三者攝盛也士加爵三而下大夫加爵二者厭降也書曰太保秉璋以酢孔安國謂報祭曰酢蓋獻始事也酢成事也諸臣之於禮成之而已故獻皆曰酢

黃氏曰先鄭推次朝踐朝獻饋獻再獻為九酌主與后各四諸臣一義皆可觀存之以待作者

楊氏曰愚按司尊彝所述與先鄭所註裸二獻朝踐二獻

饋食一獻朝獻一獻再獻二獻則九獻之目也籩人臨人有朝事饋食之籩之豆則九獻薦籩豆之時也禮運則論九獻之義也又按四時之祭名既不同禮必有異今其可見者惟尊彝之殊用耳於經無其文者皆不可知也姑據經所可見者著之于篇

又按陳氏曰周官行人上公再裸而酢饗禮九獻而裸不預於九獻諸侯一裸而酢享禮七獻而裸亦不預於七獻先儒以二裸在九獻之內非也蓋嘗考之古禮闕亡殘編斷簡之僅存者如祭祀有二裸有朝踐有饋獻有酌食此可得而知也其間禮之節文詳略多寡禮經無明文此不可得而知也先鄭謂二裸王與后各一朝踐王與后各一饋獻王與后各一酌尸王與后各一又諸臣一為九獻求之禮經尚有明證故先儒多從之今固不得遽以為非

陳氏所引周官行人謂二裸在九獻之外此固有所據謂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酌尸三獻似亦可通但以諸臣之所昨為報祭而引太保秉璋以酢為證則恐不然夫尊重而疊輕如先鄭謂諸臣酌疊以自酢不敢與神靈共尊則可謂諸臣以疊報祭於神靈而不以尊則於理為不通矣二說當並存之以待作者。又按九獻之禮春祠夏禴用兩獻尊象尊秋嘗冬烝用兩著尊壺尊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謂禘祫也用兩大尊山尊經有明文不待言矣但所謂九獻者謂王及后裸各一朝踐各一朝獻王酌尸一再獻后酌尸一此為八獻諸臣為賓酌尸一并前八為九是禮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追享朝享莫不皆然今經獨於春祠夏禴言朝踐再獻秋嘗冬烝言朝獻饋獻何也蓋互文以見義也春夏言朝踐秋冬言朝獻欲見朝獻因朝踐

之尊鄭註所謂尊相因也春夏言再獻秋冬言饋獻欲見再獻因饋獻之尊鄭註所謂亦尊相因是也今作二圖以見之其追享朝享別有圖見祫祭禮

春祠夏禴九獻圖

禮運疏崔氏云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二齊醴盎也故鄭註司尊彝四時祭法但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盎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爵用三酒

二彝

鷄彝盛明水

鳥彝盛鬱鬯

一齊

獻尊盛醴齊

象尊盛盎齊

禮於是其明也。小雅楚茨楊氏曰：「禘，禘有二，有祭日之禘，有明日禘祭之禘。楚茨詩：「祀于禘在門內之禘，待賓客之處，乃祭日之禘也。」

右祝祭于禘

傳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蕡稭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言其物質卑而有齊敬之心則可。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伏猶然。牙尊擊地為尊。抔飲手掬之也。蕡讀為由。若對反。由通也。謂搏土為桴也。土為鼓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苴曰後世漸文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比面告文。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腥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自化火之法。苴熟者至欲葬遣奠之時。而用苞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脩火化之法也。伏義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和氣在上。藏尸體魄則降所以地藏和氣在上。所以望天魂而招故死者北首也。生者南鄉也。皆從其初。謂取法於也。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暑則聚薪其居未有火化也。食腥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

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此上古之時也。後聖有作謂中古之後。然後脩火之利。萬物筮金鑄用合土。謂和合其土燒以作器。如有虞氏。尾棺參有虞氏之尊之類。

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裏燒之也。以燔火上以亨。煮之也。以炙。貫火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

帝皆從其朔。朔亦初也。謂倣效中占以來。故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醖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

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

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祜音體。此言今禮樂具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字雖異與盎澄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零。近也。祝祝為主人享神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泛芳切。反為于偽。反。

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泛芳切。反為于偽。反。

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此醴醖在戶。醴謂醴齊。醖謂盜齊。以其後世所為。幾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粢醖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為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案特牲禮。陳鼎于

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犧牲在獸西北首其天子諸侯夕
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煮於
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于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
而入設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故
云備其鼎俎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故書云搏拊琴
瑟以詠是也其管磬鐘鼓者堂下之樂則書云下管鼗鼓笙鏞
以間是也其歌鐘歌磬亦在堂下祝謂以主人之辭享神報
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報主人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
亡親謂之先祖以正君臣也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居
入廟門則全謂臣是也以篤父子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居
而事之是也以睦兄弟者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
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也以齊上下者祭統云尸
飲五君洗玉爵獻鄉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夫婦有所
者禮器云君在昨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也云
醴與盞盞與沈盞同物者以酒正文醴緹之間有益此醴緹
之問有醴又周禮緹齊之下有沈齊此緹齊之間有益此醴緹
也案此注登是沈齊案酒正注登酒是酒二注不同故趙
商疑而致問鄭答之云此本不誤轉寫一登字耳如鄭所答
是轉寫酒正之文誤蓋登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
同然案坊記云醴酒在室醴酒在堂登酒在室登酒在堂登酒
注云醴酒醴酒各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登為沈齊酒
運云醴酒醴酒各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登為沈齊酒
為三酒坊記云醴也醴也登也皆言酒故因注云登酒清酒
也其實沈齊也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醴酒醴酒五齊亦言酒
非為三酒之中清酒是與禮運不異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

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殺與其越席疏布以幕衣其幹帛
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臝是謂合莫音越
活莫莫歷反衣於既反○疏曰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
此是用上古也熟其殺以下用中古也作其祝號者謂造其
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史祝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
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
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既殺牲
尸在堂祀以毛血告于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
以其所燔骨體進於尸前也熟其殺者殺骨體也熟謂以湯爛之
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
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
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布也衣其幹帛者謂祭服練
帛染而為之醴醢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醢薦
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王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
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也夫人薦用燔是也
詩楚茨云或燔或炙鄭云燔燔肉也炙炙肝也君與夫人交
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其君與夫
人交錯而獻也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於死者之意
臝是謂合莫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得生者
嘉善而神來歆享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但禮運之作因魯之
失禮孔子乃為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
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欠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而定其法
制又不可以一槩而正其先後也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

宗廟記 卷之六 禮記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銅羹祝以孝

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銅音刑。疏曰此謂祭饋之節供事

賓客兄弟也退而合亨者前時薦饋既未熟今至饋事乃退

取爓燭肉更合亨之令熟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

不載者左體等亦於饌中烹煮之故云合亨體其犬豕牛

羊者亨之既熟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眾俎知非尸前正俎

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未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

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為祭未亨燕之眾俎

也實其簠簋籩豆銅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

亦兼據賓客及兄弟之等故特牲少牢賓及眾賓兄弟之等

皆有籩豆此禮之大成也禮。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

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鯢加以鬱鬯以報

臯也見依注作醜音問廐之間徐古辨反俠古洽反鯢音武

皆當為醜字之誤也。疏曰報氣謂朝饗之節也報臯謂饋

熟之節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脰脰燎於爐炭羶謂

馨香見以蕭光謂見醜謂雜也光謂氣也穀祭以肝周祭以肺

蕭高是雜以蕭氣是以報氣也羞進也穀祭以肝周祭以肺

有虞氏之首夏后氏以心皆謂祭黍稷之時兼此物祭也見

間以俠鯢者言祭黍稷之時難以兩鯢醴酒加以鬱鬯者言

非但薦熟是報臯初所加鬱鬯亦是報臯以醴酒加以鬱鬯者言

灌地雖然是祭初亦是報臯不當薦熟之時以故云加也。○

祭○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從才用反。穆

曰祭廟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既入廟門

序從者卿大夫佐幣士奉幣依次第而從君也。既入廟門

于碑鄉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脰脰乃退燔祭

腥而退敬之至也祖徒旦反割若圭反脰音律燔音燔。麗

與腸間脂也燔祭腥祭腥祭腥祭腥祭腥祭腥祭腥祭腥祭腥

繫也君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用鸞刀割牲體又取血

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骨以供炙肝及蕪蕭也乃退者謂殺

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割血毛脰脰薦之竟而退也燔祭腥

者燔謂燔肉而祭腥謂以腥肉而祭言薦脰脰之後以俎載

燔肉脰肉而祭腥謂以腥肉而祭言薦脰脰之後以俎載

文及字林云脰血祭脰是牛脰間脂也。○君純冕立於阼夫

其祭腥肉燔肉並當朝踐之節。祭義。○君純冕立於阼夫

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贊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

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浣水君執鸞

刀羞瘠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韋音揮瘠才但反紉直

反芻初俱反盞烏浪反從夫人絕句一讀以從字。○太廟始

絕句浣舒鏡反徐音歲羞齊本亦作瘠才細反。○太廟始

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裸。○疏曰大宗執

璋瓚亞裸者大宗主宗廟禮者以亞裸之禮夫人親為之此

宗廟禮者以亞裸之禮夫人親為之此

宗廟禮者以亞裸之禮夫人親為之此

宗廟禮者以亞裸之禮夫人親為之此

宗廟禮者以亞裸之禮夫人親為之此

宗廟禮者以亞裸之禮夫人親為之此

宗廟禮者以亞裸之禮夫人親為之此

不云夫人而云大宗者記者唐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
夫人行禮執圭壻亞裸之禮君執綽者綽半鼻繩君自執之
入繫于碑卿大夫從者謂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也士
執芻者芻謂藁也以其殺牲用芻藁藉之宗婦執盥從者謂
同宗之婦執盥以從夫人夫人薦洗水者洗即盥齊由自濁
用清酒以流沐之流水是明水宗婦執盥齊從夫人而來奠
盜齊於位夫人乃就盥齊之尊酌此流齊而薦之者因盜齊
有明水連言水耳上云夫人酌此則上公之祭宜有醴齊
蓋但言盥者畧言之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盜齊無醴齊
也故執盥從君執鬻刀羞齎者齎肝肺也齊有二時一是朝
踐之時取肝以管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者謂
饋熟之時取君以管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者謂
俎上尸並齊之故云羞齎一云羞進也謂君用薦刀制此齎
肉以進之故云羞齎於君羞齎之時夫人薦此饋食之
豆君親執鬻及薦刀羞齎是夫親之也故云夫婦親之○天道至教聖
人至德故君立於所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廟堂之
上壘尊在作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禮樂之器尊西也犧尊在西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故云禮樂
於壘尊而犧尊在西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故云禮樂於壘尊
酌也縣鼓謂大鼓也西房在西廟堂之西故云酌也縣鼓
若天子之祭則壘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酒在下酒謂三酒

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壘諸君在作夫人在房人君尊東也
左之房○疏曰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大明生於東月
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壘尊是西房也

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尊夫人東酌壘
尊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
也疏曰堂之上下禮樂交相應○詔祝於室坐尸於堂

也疏曰堂之上下禮樂交相應○詔祝於室坐尸於堂
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薦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
室之與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北焉墮許悲反或許垂反

○用牲於庭謂殺時升首於室北制祭之後升牲首於直祭祝于
主謂薦熟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熟為
祝則薦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疏曰薦熟正祭之時祝官以

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索祭祝于枋索求神也
謂之枋者以於祭名也○疏曰凡枋有二種一是正祭於
廟門外西室亦謂之枋今此索祭于枋當是正祭之時設饌於

廟門外西室亦謂之枋今此索祭于枋當是正祭之時設饌於
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與音餘下同○或諸遠人乎祭

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與音餘下同○或諸遠人乎祭

于祈尚曰求諸遠者與遠于萬反。尚度幾也。疏曰或遠

祭之時祭於廟祈者庶幾求於遠處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

郊特牲。禮器納牲詔於庭毛血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

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得也疏曰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

也諸者肉既熟將欲迎尸主人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道

告也所以三詔皆不同位者蓋言求而未之得也故於三處

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

境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

義也東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夫祭有

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

周道也疏曰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舞莫重於武宿夜

夜之舞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

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

此即大武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

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

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

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疏曰三種

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內志裸則假於鬱鬯歌○清廟

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矣疏曰清廟之瑟謂

之使聲遲故云疏越弦聲既濁琴音又遲是管素之聲非琴

妙之聲以其質素初發者一倡之時而唯有三人歎之見人

不受樂然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餘遺之音念之不忘也

樂記○尚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清廟樂章名大瑟

練弦達越大大琴朱弦達越以章為鼓謂之搏拍何以也練

弦朱弦互文也越下孔也凡練弦達越搏拍者象其德寬和

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鍾鼓等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

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烈業也其歌之呼也呼出

聲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

者編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見文

王者愾然如見文王故書曰搏琴瑟以誅祖考來假此之謂

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云聖

人作為鞀鼓控楬埙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鞀音桃控苦江

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控謂祝故也○然後鐘磬等瑟以

埙箎或為篥簾○篥恤尹反簾音巨

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控謂祝故也

埙箎或為篥簾○篥恤尹反簾音巨

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控謂祝故也

埙箎或為篥簾○篥恤尹反簾音巨

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控謂祝故也

之干戚旋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酌酢也和如字徐戶計反酌音繼又仕觀反○疏曰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此鐘磬等瑟華美之音以替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楛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于戚能羽以舞動之前云鄭宋齊衛四者為祭祀之所不用故此六器為道九變而鬼神格也和文武之舞並可用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也宿入而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也

楊氏曰愚按九獻祭之正也其間節文又有因傳記可以參互見者掇拾以著之于篇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卷古本反處昌慮反○疏曰上公之夫人故副褱立于東房若其餘夫人則不副褱也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釀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若夫婦交相致爵不執故處以明男女有別酢必易爵者謂夫婦交相致爵時主人受主婦之酢易換其爵故特註主人受主婦之酢爵更爵酢鄭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即引此文云夫處酢必易爵也

右致爵

楊氏曰愚按特牲饋食禮主婦致爵于主人主爵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主婦拜受爵諸侯夫人以上致爵經無其文此因祭統上文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下文有酢必易爵之文知諸侯夫人亦有致爵之禮

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餈昨資反○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婦皆右之者文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餈餅之曰糗糗者搗粉熬大豆為餅之黏著以粉之耳餈言糗餈言粉互相足○疏曰此當王酬尸○盃人羞豆之實醢食糝食內糝進之於尸術等也○天官○盃人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食音嗣糝素感反○玄謂醢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漉之小切狼屬膏以與稻米為糝又曰糝取牛羊之肉三如一之反漉所柳反濁昌蜀反一音栗○疏曰亦與羞籩之實同時設之

右羞

右登餼受爵

傳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

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

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疏曰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

之餘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之是尸餼鬼神

神餘故并云尸亦餼鬼神之餘也術猶法也尸餼鬼神之餘

是施恩惠之術法是故尸謨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

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

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反謂所六

百官進依注作餼○進當為餼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

祭者也既餼乃徹之而去所謂自早至賤進徹或俱為餼也

九餼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

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境內之象也別彼列

編反脩於廟中一本作備○鬼神惠備廟中如國君之惠

備境內也○疏曰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者謂餼

之時晉與三卿以四簋之黍脩整普備也所以用四簋多黍

稷而餼者欲見其恩惠修整備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

云以四簋者見其二簋留為陽厭之祭故以四簋為餼簋有黍

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稷可知也廟中者境內之象也者

以其簋而備廟中如君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

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

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

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積重直龍反餒乃罪反夫人音扶○

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

之亦以施惠竟內也○祭統祭妻曲禮○朱子曰古註說不是今思之只是不敢以餼餘

又將去祭神雖以父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子之卑夫之

尊亦不可以祭其妻之卑蓋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祭

非飲食必祭之祭○又曰先儒自為一說橫渠又自為一說

看來只是祭祀之祭此因餼餘起文謂○夫祭有昇煇胞翟

父不以是祭其子夫不以是祭其妻闈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

以與之昇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者煇者田吏之賤

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闈者守門之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
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是故明
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注作輝同况萬反又音運胞步交反翟音伏關音昏○明足
以見之見此卑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卑者也輝周禮作輝
謂輝輝皮革之官也翟謂教舞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
謂夏殷時○卑如字舊必利反○疏曰此之謂上下之際者
際接也至尊者與賤者其道接也○祭統

開謂之門詩曰祝祭於**○繹又祭也**祭之明日尋繹復祭○疏
復祭之名也郭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
明日也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為
繹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與祭同日若然則亦與賓
尸事不同矣而詩頌綏衣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為賓事
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繹言其尋繹
昨日也大夫禮小同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繹言其尋繹
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實尸是此祭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
事故特詳其文然又祭之名實尸是此祭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
日郭云壬午猶繹也商曰彤彤者相尋不絕之意 夏曰復
者宣八年經文也 昨亦無此一句說者云昨是祭肉也以祭之旦日復陳其祭肉

右祭之明日又枋以奠尸也未知然不祭各
者以題上事也○同上

傳為枋于外枋百影反○枋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枋者於
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
二室三之一詩頌綏衣曰自堂徂基○繹音亦夷昌慮反○
疏曰為枋于外者枋謂明曰自堂徂基○繹音亦夷昌慮反○
祭設饌在室故知繹祭亦設饌在室有司徹上大夫實尸坐
尸侑於堂酌而獻尸故知人君繹祭亦事尸於堂也云夏后
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
又引詩頌綏衣之篇者證繹祭在堂事尸也絲衣之篇
論繹祭之時從堂上往於堂下之基故云自堂徂基 故曰
於彼乎於此乎 疏曰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者以其不知神之
彼堂乎於彼室乎於此乎於此乎以古語有此故記者引以結之
○禮器○祭統詔祝於室而出乎枋此交神明之道也疏曰
祝官以言詔告祝於室而於室求之此交神明之道也疏曰
明難測不可一處求之或門旁不敢定是與神明交接之道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
必哀 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日
夜不寢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疏曰云二人謂父

宗廟 卷九

母容尸備也者祭以念親故二人謂父母案有司徹上大夫
備尸別立一人為備以助尸繹祭與備尸同故知二人容尸
音賓○祭義○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盞君

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
愉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作才各反盞烏浪反愉

毛血○疏曰作謂顏色不和悅以祭祀須饗尸故孝子臨對
尸前不得顏色不和君牽牲夫人奠盞者能氏云此謂得祭

君當牽牲之時夫人奠設盞齊之尊君獻尸夫人薦豆者釋
祭故先饋後薦齊齊乎其敬也者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

皆齊齊乎其敬也者齊謂齊之免故玉藻云廟中齊齊愉
愉乎其忠也者愉愉和悅之免忠謂忠心言孝子顏色愉愉

然和悅盡忠心勿勿諸其欲其享之也者勿勿猶勉勉也言
孝子之心與免勉勉然欲得親之歡享也云備尸主人獻尸

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者此是有司徹文引之者證備尸之
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備尸即天子諸侯之釋也○盞齊才細

反○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
祭義○猶繹又祭陳非日公羊子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天子諸

猶繹之禮所以賓尸穀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疏曰旦日

士曰寔尸○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
何休云繹者繼昨日○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

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市
朝之於西方失之矣家語曲禮公西赤問

陳氏禮書曰禮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於祊求諸遠者
也祊於西尊其右也詩云以往丞嘗或剝或烹或肆或將

而繼之以祝祭于祊此正祭之祊也禮言設祭于堂為祊
乎外家語言繹祭于祊此繹祭之祊也正祭之祊位於門

內之西室故毛氏釋詩以祊為門內繹祭之祊位於門外
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以祊於門外蓋祊其位也繹其

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之祊而祭之祊不謂之繹繹之
名特施於天子諸侯賓之名亦施於卿大夫鄭氏以卿

大夫賓尸在堂故謂祊於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孔穎
達申之云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於義或然卿大夫有賓尸

禮記卷之九 祭義 三

則正祭無加爵無陽厭下大夫士無賓尸故正祭有加爵
有陽厭必於明日春秋書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
梁曰繹者祭之明日之享賓也公羊曰緒者何祭之明日
是也賓尸則祭日而已儀禮有司徹掃堂攝酒迎尸而賓
之是也繹於明日則異牲詩曰自羊徂牛是也賓尸於祭
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有司徹音尋尸俎是也蓋正祭重
而主於禮神繹輕而主於禮尸重故省牲視具在宗伯輕
故使士焉則絲衣其紕載弁俵俵者士而爵弁絲衣者也
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故在堂則自堂徂基掃堂設
筵者皆堂上之事也考之儀禮大夫正祭不迎尸而賓尸
迎之正祭有祝而賓尸有侑正祭先薦後獻賓尸先獻後
薦正祭之鼎五賓尸之鼎二正祭之牲體進下賓尸之牲
體進膳正祭之魚縮載賓尸之魚橫載正祭主人獻尸而

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
侑之後凡此皆與正祭不同則主人迎尸尸後酢主人所
以伸主人也先獻後薦而進下所以醉飽尸也其飲至於
無筭其罰至於兕觥則繹祭可知也

通典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廟工則奏以王夏王入立於東

序后則副禕而入立於西序尸入之後乃就於西房轉就西房者所

以放陰陽之義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尸服衮冕而入工則奏

肆夏王反於室而不迎尸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嫌也於是王以珪

璋酌雞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裸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

此為裸神之一獻也后乃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

之啐之奠之此為二獻也王乃袒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則奏

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於庭云博碩肥

膾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鑾刀啓其毛血以授於祝祝入于告

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牢公羊傳云周公

白牲魯公駢剛羣六不毛朝踐之時尸出於室坐於戶西南面主在西東

面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於堂鄭玄注云謂朝踐時迎尸於戶外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

脯醢而已乃取牲腠骨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于時王親

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

次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於

尸主之前謂之朝踐於時王乃以玉爵酌獻素何反罇中醴

齊以獻此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遵時堂上以夾鐘之調

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后於是亦以玉爵獻罇醴

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時王下之樂亦作也於時王自作階而

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禮上所謂禮交動乎至薦熟之時謂之

饋食先薦熟於堂禮視陳此設饌之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

住之處設机於傍故云變机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于

堂在戶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遷所設於堂

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尊酌奠奠於饌南所謂天子

奠尊又取腸間脂摐之蕭合羶薌鄭云羶當為馨字之誤燎于爐炭所

謂臭陽達於牆屋乃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尊將祭之時祝

則詔王拜安尸郊特牲云舉尊是也拜訖尸遂祭酒以菁茅謂之

縮酒左傳云尔言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坐於是王

以玉爵酌象罇益齊以獻尸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又以

玉爵酌象罇醢齊以獻尸此六獻也王及后每獻皆作樂如初尸食訖王

以玉爵酌朝踐之獻罇醢齊以酌尸謂之朝獻亦罇相因此

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籩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授祝

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三乃設酢席於戶內尸少祭饌

黍稷并假福王王乃以出量人與鬱人受之周禮宋伯取云量人與鬱人受

舉尊之卒爵后以玉爵酌饋食象罇之益齊以獻尸日再獻亦罇

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

以獻卿諸侯為賓者以王爵酌盞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凡

王及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

均下尸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

總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祭統云君執干戚舞位冕九獻

之後更為嗣子舉奠與羣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

用璧散璧角明堂位云即行旅酬無筭之爵樂作亦然旅酬

既訖則尸出尸出之後則嗣子餞之文王世子云登餞受爵

注云上廟厥明更以一牢繹於祊廟門之外

按儀禮所存惟少年饋食特性饋食為大夫祭宗廟之

禮而天子諸侯之祭禮亡矣其載於周禮禮記者雖略

可考見而參錯渙散後之有天下者雖欲一遵古禮行

之而其節文脈絡不相連屬此所以病其難行也晦庵

嘗欲以二禮及註疏中所言細繹其節奏之先後為天

子祭禮而其書未成以授其門人勉齋黃公黃又未及

成而以授信齋楊公信齋之書出而後學者開卷始可

以洞窺其奏節自致齋而裸獻自裸獻而饋獻以致加

爵徹俎旅酬登饌繹祭之儀大槩以經之所言為主而

經之所未備者則取註疏之說以備之註疏之所未備

者又約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以推之其說始粲然有

條足為百代不刊之典然杜氏通典亦嘗採經傳及註

疏之說條陳九獻之禮特略而未備且與信齋之說小

異故並存之

卷之六

三十一

